

85

涵大筆記 天尖題



◎本書目次

- ▲媒歟(短篇) 周葉劉
▲愛的陷阱(短篇) 趙張
▲小說家之妻(短篇) 向雨
▲可憐(短篇) 瘦楚
▲我(短篇) 閩辰
▲鬻歌女郎(短篇) 孔張
▲誰的愛(短篇) 馬二先生
▲訂婚之夜(短篇) 我霖
▲生時煊鵠
▲死辰
▲墮落(短篇) 張慶
▲一個可憐的主筆(短篇) 向辰
▲兩個老總的談話(短篇) 馬二先
▲綠林怪傑(長篇) 李涵秋
▲冠禽獸(長篇) 包天笑
▲店(二十一則) 偉等
▲洋裝一大厚冊
▲特價三角
▲定價八角
▲外埠郵費二分半

新

小

說

小札
說記

目

秋筆記

▲▲▲▲▲▲▲▲▲▲▲▲▲▲▲▲▲▲▲▲▲▲▲▲▲▲▲▲▲▲▲▲▲
三僞洪陳花袁迷端管白風蛾打水地馬偶六子對藏
教廉楊邵子樓娥轄俗官眉扁擔龍官子第井
雅謔平先生才先生軼聞藥面談長

▲▲▲▲▲▲▲▲▲▲▲▲▲▲▲▲▲▲▲▲▲▲▲▲▲▲▲▲▲▲▲▲
梁薦擊古畫雉地某屍得倒雌巧云胡庸醫東秋肉相尺犯
太新甌字記鳴鷄乙媾眼異雄對雲某醫千飛仙不足憑
子求其化地鵠林肩龍輿殺人木先生軼事冤家

▲▲▲▲▲▲▲▲▲▲▲▲▲▲▲▲▲▲▲▲▲▲▲▲▲▲▲▲▲▲▲▲
榴肌刺犬長秀十兵程鞭螺珊瑚年羹堯溫王蛇吃醋彭公雪琴韻事
瑞膚歌春才三人馬榴藥亭石泉婦人長舌婦燕娘均太
堂生樹弑父司巷紅水

1583231



A541 212 0015 64008

鵠无擔中某人
余某糞生瑞人
秦月影書士平
蕭潘鶴虎成
王黃鶴樓
邱鶴之
鶯淘篴
蕭戲香
吉海香
東海王垣
徐氏人
藍氏衛
塗氏新
荊陽人
州人
邊振
芙蓉
先生

萬觀大心郎
虎徵掌錢刺
李炸子藥長
有竊道尼畫
醫韻人腐韻
豆產夢韻事
石人戒人兒
逃大學闡人
傳士冤人火
道方禳肇亂
秘狎人禦火
魚異遭焚
奇婢亂獄
大詭遭焚
成

譚鍾三董瘞
風水災輓事
某災刻官女
剖腹女女
薛烈心女
劉烈心女
屠戶女女
騙術女女
騙術女女
騙術女女
騙術女女
騙術女女
子一

校讀後記

小說 涵秋筆記(二)

(江都李涵秋著)

▲六藏

明陳霆兩山墨談謂閨門養高與物罕接便鄉鄰不得覩其面是爲藏首焚棄筆硯謝絕版刻使好議論者不得罪吾手筆是謂藏手非途不趨小徑不出使夫人不得議吾蹤迹是謂藏足保固真元絕意房闥使靡曼不得動吾欲是謂藏腎余則蟄居窄館窄接塵鞅角枕單衾芳澤銷歇首也足也腎也亦旣藏之唯恐不密矣所不能無罪於世者則以文人結習東抹西塗日事丹鉛重災梨聚未能遽藏者手耳然顛黑倒白發隱許私則信無是焉東坡有言藏六於一甲吾行將取鑑於龜

▲偶對

偶對不難難於酷肖其人口吻金章宗舉二人士上坐屬妃李氏妃答曰一月日邊明却是嬪妃身分故佳明永樂中夏忠靖公治水江蘇興某給事同事給

涵秋筆記

事早如廁行甚急。公戲之曰：披衣靸履而行急，事急事某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常輸常輸，各以官階爲戲，可謂善謔。

▲馬子

相沿謂婦女溺器爲馬子。有詠其事者，謂夕陽影裏疏竹響蕭蕭。註馬鳴聲，然考其式，無頭尾頸足珠與馬異，究不知何本後乃審爲獸子之訛也。獸子者爲宋時貴嬪用踞以溲便，其製以銅爲馬形，鬣尾皆具，背爲大穴，蓋取登踞時如跨馬之狀，且飾觀也。今失其實，猶緣其名，不禁喟然曰：瓠不瓠哉！瓠哉！

▲地官第井

壬寅地官第井水忽作淺綠色，貯以潔盂，盈盈如新洗胭脂，居人驚駭。三日乃如故。

▲水龍

今人謂救火器爲水龍非也。按水龍字，他書無考，惟隋梁睿請伐陳，文帝答詔曰：陳國來朝，未盡藩籬，如公大略，誠須責罪，必興師旅。若命水龍，終當相屈，是

昔人以水龍謂戰艦也。然近日新製以皮袋吸水噴溢則頗似於龍其謂爲龍也亦宜。

▲打扁擔

漢皋狎妓者召妓侑酒不至則謂之打扁擔頗昧其義後考粵西猺俗男女倚歌自擇配女及笄則縱諸野少年從者且數十次第歌意所答而一人留男遺女以扁擔一條女受之卽約爲夫婦意者狎客召妓猶以扁擔授妓妓不受轉將扁擔打之故引爲大辱歟。

▲蛾眉

蛾眉二字今人多不得其解以訛傳訛遂有形如飛蛾之說然飛蛾之形翅張身縮其態何似而謂美人之眉彷彿其蓬鬆乎夫亦不雅觀之甚矣蓋蛾眉之蛾實卽一種蠶蛹其初脫繭時栩栩尙活頭部之間分列兩毫極纖極細根瘦而尾垂形似新月古人蛾眉之喻當卽指此否則玩蛾之全身更無一似眉者不幾語太不經耶。

▲風俗談

江南北娶婦者。新人必近夜始綵輿入門。垂頭閉目作羞澀狀。合巹後有伴婆爲新人解相衣。先藏於衾而後郎從之。法甚善也。嘗以是質之楚人。楚人不然。楚人之爲新婦者。午後遂至夫家。目澄澄不閉。但微俯而已。臨寢則郎先登床。潛其身以衾掩之。不少露。僞以所褫之衣覆足後。謂新婦不知郎藏何處。則必視其衣之爲誌。見郎衣在必避而寢。不知所避者。郎適在是。乃中郎計。遂捉之。與交頸矣。僕聞之大笑曰。如是則夫婦之道先僞矣。且楚人習爲之。則楚女亦必習聞之。習聞之而佯不察焉。則有意就郎爲可恥。習聞之而擇郎衣所覆之處而寢。則爲之郎者又將奈何。言者亦吃吃笑不能答。或謂爲是言者殆戲吾也。吾非楚人婦。又非楚女。吾亦戲錄之。以質楚之爲新婦者。

▲遷官面長

隴王書。謂郭汾陽每遷官。則面長二寸。額有光氣。事已乃復。惟汾陽之遷官。當不止一遷。再遷則其面長當無有限制。是無怪今日之驟遷其官者。無不揚揚。

然亦以其面驟長二寸，俯則恐觸其膺也。爲之噴飯。

▲白髮藥

世人苦鬚易白，每用藥染之，謂之烏鬚藥。此夫人而知之也，而不知又有所爲。白髮藥者，南唐烈祖爲尙書左僕射，年甫三十，自以居揖讓之間，非老舊無以附衆，乃服白髮藥。一夕皓然，此較伍員隔夜髮白尤覺神捷。

▲管輅

漢管輅洞曉術數。初有婦人亡牛，輅卜曰：可視東邱塚中。旣而果得牛，婦疑輅盜取，告官按驗，乃知是術數所推。又洛中一人失妻，輅令與驅豚者門於東門。豚逸入一舍，突壞其戶，婦出焉。輅鄉里有范雲龍，苦頻被火，輅云：有角巾生駕牛車來，必留之宿。後果有此。生來雲龍因留之，生急求去，不聽，遂宿。主人旣入，生懼，圖己，乃持刀，門外倚薪假寐。忽一物以口吹火，生驚研之，死。視之，狐也。自是不復有災。

▲嫦娥

周官註云儀義二字古皆音俄毛詩實惟是儀協在彼中阿太玄各遵其儀協不偏不頗以是例之儀俄二字本同音所謂常娥卽常儀也予謂儀之作俄此誠可據推原誤始或後人轉寫爲娥竊藥奔月之說從而附會古今談者又因之胥贊月娥之美而不知實妄說也又嘗考之通鑑前編常儀乃帝譽之四妃是知後人謂爲月娥者以有常儀占月之事而又惑於帝妃之文遂承訛謬耳

▲迷樓

小說有迷樓記一卷謂隋煬建於京師煬旣隕於江都唐太宗提兵入京師見迷樓謂衆曰此皆民之膏血所爲也下令焚之火經月不滅顏師古著隋遺錄則謂煬帝建迷樓於江都二說不同未知何據東坡詩云江都樓成隋自迷白太素揚州詞云迷樓固應不見聞瓊花底事也香銷許有壬迷樓賦所指陳皆江都之意皆本諸師古然迷樓記序跋前後顯爲可據而諸公咸不之從豈以江都爲楊廣迷亡之地而迷樓實其荒淫之迹故所取信者必於顏氏耶

▲袁子才先生軼事

袁子才先生在京時。一日有投刺來訪者。先生閱之。知爲曲阜孔某。以其素不相識也。不願接見。使閨人以他出對客曰。汝主既不在寓。我擬假汝主書室親書一柬。留呈汝主可乎。閨人曰。諾。遂導入客。卽執筆草草。揮成臨行。並謂三日後當復來。客去。閨人以柬呈先生。且告以客之所言。先生閱之。大驚。蓋客之來也。非訪先生直難。先生耳觀其柬中大意。可知其言曰。僕耳先生之名久矣。終以未見顏色爲憾。茲因有事入都。專誠趨謁。又值他出。何所遇之不巧也。惟僕有典故。若干條。未知出處。特來求教。以先生大才。諒不難。一一指示云。夫以先生博覽羣書。區區典故。若干條。豈有不知之理。然而客之所發問。均先生生平所未覩也。先生因是大驚。且復自慰。設當客來訪時。萬一出與握手立談之頃。必爲彼難倒。今有三日期。尙可作求援之計。於是携柬質之。他友。他友皆不能對。有某君曰。客之所發問。或者出於四庫全書。亦未可知。但此書藏於大內。何從翻閱。某內監素與公相契。托其入內代查。當必有效。先生遂依所屬而行翌。

日內監出。謂先生曰。幸不辱命。先生大喜。返寓後。如對策然。一揮而就。並呼闢人來告曰。明日客至。仍告以主人不在寓。若詢所留之東。汝卽謂主人已閱有覆函。在此屆期。客復來訪。闢人曰。又他出矣。曾囑以覆函。呈客客拆閱。大加讚賞。曰人謂袁子才爲才子。吾猶不信。今試之。果然。客去。而先生之才名亦得以保全云。

▲花子先生

王某興化人也。幼從同邑名醫趙海仙習岐黃之術。及長不務正業。里人多賤之。致流爲丐。某以行乞於鄉人。皆指摘不如。行乞他縣。猶可自由。遂丐於揚之。仙女鎮焉。仙女鎮者。爲運河來往通衢。帆船停泊之所也。人烟稠密。商市繁盛。故行乞之人。亦多集合於此。某與若輩處。既久。常偕往慶弔之家。索其殘羹冷炙。藉以果腹。自謂天地間有丐之一種。雖卽至賤。究無衣食之慮。較之權子母患得失者。其勞苦爲何如。某旣丐。亦不復作他想矣。雖然富貴之來。誠有非人所可逆料者。某一日獨行河側。遙見大船一艘。泊於斯處。舉步前往。乞食詎料。

9 滴秋筆記

甫至船首。忽見一面色灰白之小兒。橫陳其間。船中人見丐至。有婦人出而怒叱曰。人家兒欲死焉。有食給汝者。某曰。不給食。誰敢索。但此無病之小兒。謂其欲死。殊屬不解。豈有仇於彼。而故咒之耶。余不敏。竊嘗從事於醫。請為主家活之。婦怒曰。丐速去。丐速去。毋亂人意。此兒之病。經幾許名醫診治。均未奏效。若丐能活人。則天下之醫。可以不爲。人治病矣。嗟乎。婦於斯時。寧不願其子之遇救。而反拒絕之者。特以言出於丐。終不敢信耳。婦愈怒。某請愈力。旁觀之人。欲覩其異。咸勸婦曰。此子業已垂斃。不妨一試。其技醫之有效。酬之可也。醫之無效。逐之可也。婦曰。諾。某立索筆。開方命人持往。購藥兒服。後果愈。婦乃酬以重金。某之名。於是大振。鎮有大姓者。奇其技。假以市房一所。令行道於斯。懸壺之日。來診者門爲之塞。人有疑難之症。經某診治。無不藥到病除。故城中搢紳之家。亦慕其名。爭以輿相接。某旣得意。囊橐日益充足。而曩日一班丐友。且不復再憶及矣。不謂羣丐以某爲負義。旣妬且恨。相率登門辱罵。路人見之。莫敢排解。中有強有力之某甲。以爲丐而兇橫。乃爾尙復成何世界。函致有司。立提丐。

等重責。某念昔日相識之情。每丐贈以青蚨一串。其事始結。由是而花子先生遂於醫界中佔優勝地位云。

▲陳邵平

陳邵平。丹徒人。自幼不事生業。家本中貲。至陳揮霍殆盡。年及壯。已鬻衣百結。瑟縮可憐。而浪賭狂嫖。不改故態。至拮据時。輒稱貸於戚友。久之。戚友鄙其爲人。相與拒絕。不容其入門。曉風吹。吳市之簫斜日唱。蓮花之落。蓋去丐已不遠矣。有姊嫁孟氏。平時糴索已非一次。一日。陳又趨趣於門隅。姊覩其來。厲色呵斥之。陳佯笑曰。吾此行。非有求於姊。特有祕事。願告姊。竊願與姊一附其耳。姊不察其姦。遂側首就陳。詢其將作何語。詎陳出不意。拔姊鬢邊金釵。狂奔而去。姊追之不及。遙詈無數。陳馳至江干。惘惘無所適。見有輪船將泝江西上。遂附輪至漢口。貨其釵。又易火車徑往京都。京師有父執某。憫陳貧。詢陳居鄉。習何業。陳本無業。謁某時。某適午酌。遂信口答曰。業貰酒。某他日慨然與以百金。囑陳在京設酒肆。陳大喜。過望。自是稍稍改其不肖之舉。動而酒又有名。閱數年。

稱小康矣。惟陳性素狡猾，肆中母金本不豐，惟多設空譚，炫人耳目。其實蓄有酒者祇十數罇，其餘纍纍皆水而已。惟陳作僞，雖其肆夥弗得知焉。他日有親王某者，慕陳肆之酒味，釀醇飭差官來沽，並謂須多年老花雕。老花雕者江南紹興府所釀，卽俗所謂紹興酒。酒之至美者也。差官來適陳，他出肆夥震親王之名，又不知真老花雕之何在，徬徨無策。忽觸一念，私計牆隅有酒數罇，終歲不見主人市以與人。所謂真老花雕者，其在是乎？遂以與王之差官去。而陳適歸肆夥告以此事，陳警視牆隅駭極，蓋肆夥之所與王者，卽素儲鷹鼎藉以欺人者夥，本不知固不能責。夥苟馳告王以故，又將得罪。苟不告使王酌酒時而忽易以清水，不獨損吾肆之名譽，且王一怒受禍愈烈，籌畫再四，心肺俱裂。幸陳素工心計，忽一轉念，頓不露聲色給夥曰：汝輩妄哉！汝輩知適纔所以與王者何物耶？水耳。雖然，吾爲此言汝輩，將疑我儲水何意？實告汝此皆吾鄉之中冷泉水，吾肆之酒所以甲於全省者，良有故。他肆釀酒皆尋常之水，故劣。吾之釀酒皆中冷之泉，故勝。吾輩是泉以來，京師舟車之費，奚啻數萬，而汝輩。

誤以爲酒。以售王殆矣。夥大驚。乃叩王闈。告以故。堅欲索水還。初。干得水。遽怒。方呵叱。忽聞夥言。乃大喜。謝夥曰。孤聞中冷泉之名久矣。竊恨不得一品其味。茲何幸。沽酒而得泉。孤將遍召王公大臣。開筵養茗。以領略佳味。歸告汝主人。增汝價足矣。勿望此泉返也。夥不得已。快快歸告陳陳。幸不破其僞。然由是酒之名愈震。沽酒者必詣陳咸。曰。中冷泉。中冷泉門限。爲穿獲利三倍。云此事。陳硯農爲余述之。

▲洪楊軼聞

昔洪楊之亂。羅澤南扼守洪山。以保武昌。重兵攻之不下。思欲厚集兵力。達其目的。有某甲獻一計。招土著之民若干。使爲前敵。每人日給以青蚨二百文。然附近居民無一應者。乃興國之人貪圖小利。願出死力爲之包打。不旬日。而羅軍竟爲所敗。洪山既失。羅君亦死於難。迨胡文忠公撫鄂。查悉其事。大怒。以興國人不應從亂。擬卽統兵往洗。全縣後經曾國藩力勸。謂一邑之中。豈無賢者。若概治以從亂之罪。未免波及無辜。胡聞曾言。事乃中止。故興國之人。均以此

事爲大辱。有罵其宗祖者。猶可忍受。倘詢以包打洪山事。則必與人拼命。無他所問。尤甚於所罵也。同時有武穴汪紳者。知洪軍將至。先期召集各戶籌畫。對待之法。各戶皆無以對。汪曰。欲賊不動。吾鎮一草一木。誠易事耳。某有策在特。不知大家願爲之否。衆曰。唯先生之命是聽。汪乃選擇婦人中姿色稍佳者百餘人。使其迎賊於數里之外。且遍設行館。請其休憩。賊大悅。遂各擁抱婦女。姿爲歡樂。不復騷擾。商肆翌晨卽去。全鎮賴以無恙。然婦女已爲其姦淫殆徧。求一守身如玉者。卒不可得。事又爲胡所聞。以汪此舉有傷風化。非特無功。而且有罪。立置於法觀者。謂式穴之淫風。至今不衰。蓋當日遺傳所致云。

▲僞廉

三代而下。世道愈降。人心愈譎。在上者偶一不慎。爲其下者必多方以窺伺之。求如其意。而止窺其心。猶是卑鄙齷齪之心也。善乎魏和洽之言曰。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輿服。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必有疲瘁而或容隱僞者。嗚。

呼於今爲烈。左嘗見大員之以儉德著者。屬下必故爲藍縷以博其歡心。其實高車怒馬。飫肥沃甘。入而養尊出而示簡。所謂公孫宏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廚五鼎外膳一肴。不知朝廷又安用此僞飾之官。地方亦何嘗享廉吏之福也。而爲大員者。方且竊竊然自喜。侃侃然號於衆曰。吾能表率一方矣。吁。子輿氏曰。是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三教雅謔

唐咸通中。優人李可及。善爲滑稽。亦淳于優孟之流也。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論畢。次及倡優爲戲。可及乃儒服綸巾。褒衣博帶。攝齊以升崇座。自稱三教論衡。其隅坐者問曰。旣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是婦人。問者驚曰。何也。對曰。金剛經云。敷座而坐。如非婦人。何煩夫坐。然後兒坐也。(敷夫同音而兒同音)上爲之啓齒。又問曰。太上老君何人也。對曰。亦婦人。問者益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是吾有身。及吾無身。吾復何患。設非婦人。又何患有娠乎。(身娠同音)上大悅。又曰。孔子何人也。對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對曰。論

語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向非婦人待嫁奚爲（價嫁同音）上意極歡寵錫甚厚。

▲犯獸

石虎使御史監察人民。有犯及禽獸者。罪至大辟。御史遂因以虐百姓。百姓不從。便誣以犯獸論死。嗚呼。殺麋鹿如殺人之罪。古今暴主若出一轍。覺衛懿之鶴乘軒。猶是雅人深致。

▲尺二冤家

余不工繪。僅能成枝葉而已。而耳食者輒來見索。案頭紙絹。積久成疊。辭之不得。偶一觸目。便覺悶厭。因憶楊凝式能書畫。一時求字者。紙軸堆疊若垣壁。凝式見則浩嘆曰。無奈許多債主。真尺二冤家也。少時怪閻立本戒子弟勿習丹青。長以來始覺。以能爲累。雖然。余之技去楊公遠矣。而頗同此感。抑又何也。

▲相不足憑

漢周亞夫縱理入口相者。謂當以餓死。後果瘦斃於獄。此夫人知之矣。然兩史。

有水軍都督褚蘿面甚尖微縱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抑又何也舜目重瞳項羽亦重瞳而死垓下隋魚俱羅目有重瞳爲煬帝所忌斬東都市相同而禍福不同蓋如此

▲肉飛仙

北史沈光仕隋太子勇引學生驍捷研弛禪定寺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繩絕非人力所能及光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嗟異時人號爲肉飛仙然近日繩技家其矯捷頗不弱是而貼地倒行等技則又武伶所習爲不足爲異矣

▲秋千

古今藝術圖曰北方戎狄爰習輕捷之態每至寒食爲之後中國女子李芝蘭乃以綵繩懸拊立架謂之秋千或曰秋千山戎之戲也自齊桓公北伐山戎此戲始傳中國一云正作千秋字訛爲秋千非也本出自漢宮祝壽辭後世語倒爲秋千耳然則今人又作鞦韆則更失實矣

▲陳若木先生軼事

吾鄉陳若木先生。性曠達。以善畫名于時。然其墨跡。世不易得。同城有市僧某。踵門求畫。並酬以百金。先生因鄙其爲人。拒而弗納。惟生平嗜阿芙蓉。家貧不能常得。里多烟肆。輒徜徉其間。其癖好有如此者。一日先生無事。扶杖出遊。偶至郊外。瞥見草亭一座。立于其前。門洞關四面。繞以花木。地甚幽雅。不知爲誰之家。別墅心竊羨之。遂信步而入。中有短僮拱候其側。亦若預知先生必來斯地者。先生賞覽既畢。至亭中小坐。明窗淨几。布置井然。舉目四囑。壁間字畫多係名人手筆。旁挂琴一劍。一先生知非近時之物。大喜。私計此屋主人。絕非俗士。倘與之相識。假其墅以避塵囂。殊愜余意。正思索間。短僮以佳茗進。先生曰。汝主人爲誰。何不在此。僮曰。主人寓居城市。此其別墅間亦來此。先生曰。吾擬常假斯墅爲休息地。可乎。僮曰。客如不棄。不妨時時惠臨。好在此墅除小人外。無一人耳。先生聞。僮言後。果常往。不謂某日來此。先有蒼顏白髮之老人在焉。老人見先生至。降階相近。僮謂先生曰。此卽小人之主人。先生知爲地主。與之通。

姓氏道思慕老人曰久仰先生大名今得晤誠屬至幸雖然先生辱臨敝墅倘有簡亵之處尙其勿罪于是命庖人治饌享客意極浹洽並出阿芙蓉膏多許先生吸之極酣日復一日相待甚優先生感老人之情無以酬報乃索紙數幅爲畫山水及草蟲人物等並詢老人何款老人答以某某二字先生卽落款於上以贈老人老人收畫略爲道謝先生始興辭而退翌晨再往雙扉緊閉寂焉無人其主僕竟不知安適先生乘興而來敗興而返百思不得其故後忽憶及某某二字非卽某市僧之號乎始悟墮其計中復托友人過訪以覈究竟登其堂則先生之畫已懸於壁間矣歸告先生先生轉一笑置之云此事與當年鄭板橋先生軼事絕相類雖然市僧能如此作僞其風雅亦有足多者

▲庸醫殺人

嚴某東台人習醫懸壺於郡城技不甚精而以耄年時之顛倒爲尤甚有友嘗告吾以嚴之軼事大可怪詫蓋吾鄉之以醫名者本無多人嚴遂自高其聲價出門診病例非三五元不可貧者坐是怨之甚一日高姓婦疾久不愈遍延他

醫成指爲孕婦亦不能自決以嚴精於婦科遂往就診嚴始則厲色詰問幾不容人置喙及略一診脈憤然作色曰吾固知郡城之醫多憤憤也婦患臌而以爲孕不其憤歟服吾藥可一帖而愈婦持藥歸其夫略知醫理疑不敢服乃未及數月婦果誕一兒相與駭笑黠者慾高姓餽嚴以喜蛋喜蛋者吾鄉習俗誕子三日必染蛋作絳紅色餽親友意謂婦之誕子與雛之誕卵無異取其順吉而無難產之患也嚴得喜蛋詰所從來介曰吾主母昨夕生子卽先生所謂患臌而非孕者嚴大慚然顛頂如故有武卒某無子僅一女染疾延嚴往診嚴遽大聲呼曰是孕也可不藥而愈卒駭絕蓋其女盈盈處子羅敷固未有夫也怒曰先生宜慎言此處女也孕自何來嚴大笑曰吾就病論病耳明明爲孕至受孕之由則非吾醫之所當過問敢還質諸主人卒面紅渴耳囁嚅不敢出一語嚴益意得并告卒曰吾自謂於婦科百不失一君能捨一女以試吾技若何卒怒遂拔刀出鞘女望見之大哭謂先生殺我嚴佯不理卒憤不可遏逐搏刀於女胸劃入小腹下不及一寸血溢腸湧而胎卒不得嚴見已釀禍急奔逸卒後

往尋洩憤嚴已不知去向卒冢咸怨卒鹵莽是時揚州甫光復官多不理訟事嚴遂得逃法網云

▲胡某

余友胡慕維嘗述其祖父某翁遇禍事而嘆嗜好之累人深也咸豐六年洪軍三陷揚州是時居民鑒於前二次郡城之失陷不得食餓而死者甚衆於是一聞匪至相率馳出城不敢少留翁服務於麟局家道小康先一日送眷屬避於鄉己又返里掘擣細軟遍揭露下瓦溝藏白鏹無數平素好畜籠鳥若百靈若畫眉若竹葉青等咸馴而善鳴愛之如拱璧至是將往逃難迴顧諸禽益戀戀不能遽捨籌畫至再乃棄其劣者擇佳禽而寘諸衷衣之間纍纍若貫珠然倉皇出門行動多不便以禽在衣中鳴不得甯也遇小匪呵詰所從來翁託他辭以對一匪察其舉動甚倉皇疑爲妖妖者匪所加官吏之徽號也詰益急翁堅不肯吐恐告匪以實凡此佳禽將爲匪所刦也匪大怒搏翁持其脰而裂之屍分為二禽乃飛去匪顧而大笑嗟乎嗜好之足以賊人軀也有如是夫翁至死

不悟良可痛惜雖然余好籠禽不弱於翁當辛亥光復時參橫月落翠羽啁啾觸目之餘頓增厭惡亦嘗挈眷避於東鄉大橋鎮而諸禽不得隨也而余乃至今如故噫奸之而不摯其得毋爲翁所笑歟

▲云云

文家有援引古語不再述者概曰云云幾於相沿不詳其實後讀呂氏春秋有云雲氣西行云云然云云二字本此

▲巧對

兄日姊月可偶以子雨友風的是天然巧對一見春秋感精符一見荀況重賦

▲雌雄龍

西人崇尚實學凡物必經目見然後指爲非虛嘗議支那歷古以來所謂龍者遍地球上無此種豈漸澌滅與仰古人飾爲神異以炫耳目也然歷稽書籍所載迷離變幻不可方物抑又何與嘗記劉洞徹善畫龍一日有夫婦二人造門觀畫因謂劉曰龍有雌雄其狀不同雄者角浪凹峭目深鼻豁鬚尖鱗密上汰

下殺朱火。嘩嘩雌者角。靡浪平目肆。鼻直鑿圓鱗。薄尾汰於腹。劉不能平作色。問何以明之。其人曰。身乃龍也。請公觀之。遂化作雙龍而去。按此事甚怪。卽有雌雄亦何事。必現身於世。留此遺迹。以爲快哉。書之以爲畫龍家之粉本。

▲倒昇肩輿

古無轎名。前漢嚴助傳。輿轎而踰嶺爲今。肩輿之始。以二人昇之。遂曰平肩輿。卽王獻之傳。所謂嘗經顧辟疆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者也。余曾見一老翁訪主人。坐待不值。金壺啓夕。遽呼輿人一人。方盹。驟驚起。前者昇輿欲出。堅不得出。翁亦暴躁。不虞。盹者在後背道而馳也。聞人呵叱。益奮力曳輿倒行。幾及內室。婢僕咸怒。羣來搏擊。余時隔屏狂笑。腸斷迄不知。盹者以何時始肩老翁去。

▲得眼林

俗得五百羅漢。昔嘗疑其何以不增不減。適得數閱荒史。乃知爲跋扈城國。劇盜也。盜爲跋扈城國所捕。抉去其眼。各哀呼。佛聲聞如來。乃吹雪山藥滿。

其眼得復光明見世尊在前發菩提心歡喜頂禮棄杖而去所棄之眼植地成林名得眼林。

▲屍媾

霍家橋吾鄉一村鎮也鎮有富室某一女年及笄貌絕艷小家碧玉時時倚戶磕瓜子仁對鄰爲一餅肆肆主之少子卽名餅子年與女相若久涎女顧齋大非耦又無敢論婚略以言挑之女又若解事若不解事餅子之相思蓋已匪伊朝夕矣是年春季是鄉盛行疫癟染之無得免者女忽櫻疾不三日遽亡女家防疫之傳染也當夕遂草草殮女葬于郊餅子聞之大慟偶發奇想自念生前拘束無福消受此玉人然寂寢荒邱風淒月冷能一親芳澤亦大佳事魚更三躍乃藏鍬鋤往掘女塚發之貌如生爲解袒衣撫摩殆遍益不忍捨逕負屍歸之交合固以爲桐槽香埋轉圓好事夜台春永長覓幽歡已日復一日屍固不腐好合時轉有生人狀餅子益喜如是者近一旬某日清晨有道士來貨餅驟

覩餅子面貌驚而大呼固詰餅子有他遇否餅子堅不肯承其父母見道士之言類有道者乃相與詰餅子餅子始不能諱一一具道所以道士駭然曰殆哉合鎮之命固將葬於汝手也方道士之與餅子談話也觀者已若堵牆茲聞道士言羣怒責餅子而乞救於道士道士曰屍已得生人精氣再延一週則飛而食人閭村將無噍類今幸遇我然姑試之至於濟不濟吾未敢必道士乃擇村中之健者凡二十餘人囑以絲棉各纏其手腕或執茗帚扁擔入房擊女女苟起立速接之惟是屍遍體已冷如鋼針人手不得近以絲棉纏之者所以預爲之計也衆人一如其言吼而入房屍見人至果躍然起衆駭絕驅往接之器械交下始不得動道士命聚薪於道焚其屍火燄中猶聞女嚶嚶啜泣餅子以近屍日久陰氣凝入骨髓道士復予以藥丸七粒得不死後一病遂成癱瘓云涵秋氏曰曇花一現雖千古傷心事然得葆堅貞以沒未始非福何物餅子乃玷美人人于泉下致使白璧蒙垢論其罪固于盜塚發屍律更加一等矣當夫火中啜泣時未嘗不抱無涯之慟也

▲某乙

京師念秧者流甲於天下。遇之者輒損失甚巨。因是人人咸以爲戒。有某乙者。爲人經營商業。一日其主予以銀幣三千元。命先往都中購貨。戒之曰。汝去。余卽後至。汝抵京。卽寓旅館。切勿輕出。倘遭巨騙。則余三千元血本將化于烏有矣。乙曰。諾。口雖如是。心則非之。以爲騙亦猶是耳。目手足口鼻耳。何人畏之。如蛇蠍然。主人堅以是相戒。敢不小心。將事翌晨。束裝就道。加意防閑。苟有注目於彼者。皆疑爲騙。未幾抵京師。下榻於某某旅館。私念都中商市繁盛。爲他省冠。久聞人言。並未目見。倘閉門不出。未免虛此一行。但主人所言。何敢忘却。思維再四。忽畀茶房二元。囑代易錫餅若干。以備需用。俄頃購至。乙收下就寢。其時正交隆冬。都中寒尤甚。早起。雪花漫空飛舞。乙飲酒少許。以敵寒氣。遂檢出布囊。中實錫餅。間以銀幣若干。封荷於肩上。臨行。謂茶房曰。如有人覓我。卽告以往。肆中易物去矣。於是徐步出門。且行且顧。以爲來往人中。特不知誰是巨騙。偶見一錢肆。卽入小憩。并以囊中銀幣一封。取出二元。兌換小銀幣。餘則仍

納於囊。當兌換時。對門立一老者。鼻架墨晶眼鏡。身着羊裘。外加纖毛馬褂。口銜京式短煙袋。目眈眈視乙。囊中物。乙警見喜。曰。騙在是矣。瞬片刻仍取布囊荷之。如故。並向老人僞作問路狀。老人曰。君所問者正老拙。欲往之路。同行可也。乙曰。某受主人重托。攜巨金來京。師購貨。初至貴地。不識路徑。承老人指示。深爲感激。言際。偷窺老人作何狀態。老人聞之。若不爲動。蓋凡巨騙。無論若何。絕不露聲色。一露聲色。爲人所覺。其術即不能售。老人殆其流亞爾。行未里許。見一茶肆。老人曰。君負重囊。甚矣。其憊此茶肆。尚不惡劣。何妨與君小坐。乙曰。萍水相逢。焉可叨擾。老人曰。區區東道。能值幾何。乙遂偕往。入坐。極盡款洽。老人以京式短烟袋進。乙復將纖毛馬褂卸下。置之几側。乙正喫煙袋。忽皺眉。向老人曰。腹痛。腹痛。附近有廁所否。老人曰。在肆之東。首是時風雪益厲。乙曰。公之馬褂。乞暫假一穿。藉以護體。所有某之布囊。請君代爲看護。囊失而某之布囊。已久。以爲有此爲質。不虞他變。乃慨然以衣物假之。詎某乙良久。不回急。

客囊視之。則所儲銀幣實皆贗物。及追之。已不知何往。乃懊喪而去。某乙遄返。已寓其主已至。乙告以所遇。其主曰。如斯騙者。可謂陪了夫人又折兵矣。但此事可一不可再。乙曰。某亦何敢作再。他想於是偕其主購貨歸里。李予以其事奇特記之云。

▲地鷄地鴟

宋嘉定間。知欽州林千之得疾。有道人教食童男女肉。強人筋骨。遂捕境內男女十二三歲者。臘而食之。謂之地鷄地鴟。其家小婢妾被食甚衆。又以厚賂使卒掠人墟市間。民稍知之。皆深閉不敢出。卒乃走其鄰橫州。伏莽中掠過客。後事發獄。久不決。大理評事孫涇往勘之。千之竟以輕議。僅配吉陽牢獄而已。千之不足誅。究不知涇具何心也。豈一行作吏。其殺人固尙有過於擇肥而噬之。千之千之。特顯然耶。此與隋麻叔謀食人孩事不異。可謂無獨有偶。

▲雉鳴求其牝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女子卽至賤。亦斷無俯求男子之理。故陰水陽火居上而。

天一之水獨就下也。昔嘗讀雉鳴求其牡之詩，而竊疑之。疑朱子所謂衛詩男求女鄭詩女求男爲確，有所見反復思之，乃知牡爲牡字之誤也。蓋原詩上句爲濟盈不濡軌，下句當爲雉鳴求其牡，軌與牡韻始協。故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元牡。誰南子曰：後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大戴禮記高者爲生，下者爲死。邱陵爲牡，谿谷爲牝。古皆以牡押紙韻，彰彰可考也。學者不察，視爲媚麗，謾此貞禽雉不任受也。古人其任受乎。

▲畫記

韓昌黎畫記瑣屑人物，均用數目壓脚。纍纍如貫珠，頗極古雅。惟中有數語甚不解。如謂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此句笨得可笑。豈謂筆法變換者抑算之精也？愚意宜直曰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四頭。隼一犬羊，兔鹿共三十何等爽朴。又柳子厚觀八駿圖說用意甚佳。

▲古字

余曩居武昌，有致書來者，函署紅夏，知爲江夏之誤。方鄙笑之，轉念爲沁香友。

胡得如是。顧預考漢周府君碑。其碑陰曲江字皆作曲紅而蒼。江字亦作紅蓋古字通用。學者讀書知不可以已所不知而輒疑人有如是也。又商洛鼎銘有云惟十有三月旁死魄。疑自古無十四月之說。後見曾鞏說古字亦每作僉。人每作允之類皆疊文。則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因思天地名物不可勝窮。一物不知。儒者之恥。誌此亦以見吾所見之狹也。

▲擊甌

今時之謳者於絃管間。每雜以磁甌。其聲冷冷清脆可聽。余酷愛之。樂之音有凡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甌其土之一耶。按墳籜簫箎笙笛管爲甌之七門。墳籜但輔聲而不主聲。亦猶甌不能自成爲聲也。樂府雜錄載唐大中初有調音律官大興縣丞郭道源善擊甌。用越甌邢甌。一十有二以筭擊之。殆卽濫觴。

▲薦新

安帝省薦新物二十三種。深得聖人不時不食之義。竊見今日富貴家設宴。必先時羅列新味。以爲奇異。其實使人食之。味同嚼蠅。戕彼生機。實我腸胃。人心

尙變大率類此。

▲梁太子

梁太子統之早卒也。人皆爲梁惜。而吾獨爲太子幸。何也。以統之柔仁。其必不能有爲也明矣。况強臣環伺。君一不嚴。則易起閭干之心。至讀書厲文。引接才俊。在常人則不失爲賢士。在天子則必流於荒嬉。若晉之簡文。陳之後主。隋之煬帝。皆其流亞也。風華早謝。年命先凋。得使千載而下。仰慕昭明之名。而不可以昏庸弱主掩其才。豈非太子之福也哉。

▲彭公雪琴韻事

十萬健兒齊拍手。彭郎奪得小姑回。此雪琴彭公得意句也。然有談公之軼事者。謂公髫年曾眷一鄰女。字曰梅姑。已誓藏之金屋矣。不幸中道爲強有力者所奪。公時爲書生。勢弗能與。爭以是鬱鬱後東南軍興。公一麾出鎮。再訪梅姑。消息則已。香銷玉殞久矣。燈掩酒闌公時與知己者道及此事。輒慨然太息。謂大丈夫建功業。易庇婦人。難此固不獨。金谷香沉綠珠覆。命馬嵬兵變。帝子銷。

魂爲足。動人嗚悒已也。江西一役。小孤山對岸有磯曰澎浪。土人訛曰彭郎。公拈得此詩時。其抑鬱不平之氣。無自發洩。姑借是語。以解嘲云爾。然而金戈鐵甲之場。忽雜以旖旎風光之韻事。猶想見使君當日裘帶風流。

▲蛇吃醋

婦人懷孕。至臨蓐時。往往產蛇無算。此尋常事。無足異也。蓋其產蛇之原因。大率以食物不慎。或誤吞蛇卵。或夏夜露宿野外。感受邪魅之氣。致有此異。然吾茲者所誌之蛇。孕則異是。嘶馬村農梁姓。婦頗姣好。而性風騷。與其夫好合。時牆壁間。時作異響。沙沙然。若與斷雲零雨之聲。相應答者。婦初不之怪。一夕燈下假寐。夫佃於他所。婦不能無懷春之思。忽梁上垂一蛇。粗如盜大駭。欲遁。蛇驟繞婦身。察其意不甚惡。婦欲試其究竟。乃蛇已蜿蜒入胯下。奇癢莫名。事訖。遁去。至是每夕必來。歡暢殊較勝於其夫。婦固樂之。儼然配耦矣。閱一載。婦腹恨執刀。一一戕殺之。眞於河甫回房。忽遇一蛇竄至其前。狂噬之。夫驚號人爭。

集然無敢禦者。不一時夫遂殞蛇悠然去。
涵秋氏曰：淫其婦而殺其夫，苟在人不知，置之何典？然而蛇固倖逃法網矣。獨是蕩婦心肝見此景狀，不知作何計較耳。傳聞鄉之人以其事怪誕，不經亦不敢鳴之。官恐一鳴官而其苛政更猛於蛇也，噫。

▲黃均太

黃某者，家業鹹均太其旗名也。然人但知有均太而不知有黃某，故呼黃某者輒以均太呼之。均太爲兩淮八大鹽商之冠。其日用之奢侈，非惟豪門貴胄莫能與匹。卽乾隆蒞揚時，猶且欣羨不置。嘗顧謂諸子曰：汝等無福，不生於商人之家，而生於我家，究奚爲者？觀於此可以知當時鹽商之豪富矣。余嘗聞父老談一串，有足可記者。均太每晨早起，除服燕窩，參湯外，須食雞子二枚。庖人亦例以是進。一日無事，偶翻閱簿記，見雞子二枚下註，每枚紋銀一兩。均太大詫曰：雞子價値卽貴，未必如斯之巨。吾聞揚城雞子，每枚不過十餘文，二十文而已。若輩小人，任彼浮開，每枚百文，足矣。胡至如許之多？其心未免太黑，當命僕

呼庖人至責以不應。浮冒過甚。庖人曰：「雞子市價誠如主人言。但小人每日所進之雞子，非市上所購之雞子可比。卽每枚開紋銀一兩，猶嫌太少。主人以爲多，則誠奇矣。詢其何故，秘而不告。僅曰：主人如不見信，請另易一人試嘗。其雞子之味，主人以爲適口，則用之可也。否則小人當再來伺奉。言畢辭退。均太以彼旣他去，何足介意。遂另擇一人充之。詎知所進雞子價值雖賤，其味迥異於昔日一易再易，仍復如是。均太意不懌，有某進言曰：「主人食不下咽，可召前此之庖人來，均太曰：「特不知已有他事否？」某曰：「願代主人召之。」乃至彼處。庖人問來意，某一一悉告。庖人曰：「余固知主人必來召余也。」遂隨某入內服役。翌日，以雞子進味，果如初。均太因問曰：「汝果操何術而使味美？」若此。庖人曰：「小人家中畜母雞百餘頭，所飼之食皆以參朮等物研末，摻入其味，乃如是之美。主人不信，可使人至小人家中一觀，便知眞偽。」均太異之，立遣人往驗之。果然。由是乃重用庖人。夫以一雞子之微，所費亦爾。其他奢侈可知。宜乎。至於今日而後嗣，遂絕也。

▲汪石公太太

汪石公者亦兩淮八大鹽商之一也。石公逝後所有內外各事均歸其婦主持。故人輒稱之曰汪太太。太太當乾隆蒞揚時與淮之鹽商先數月在北城外擇荒地數百畝仿杭之西湖風景造成各種亭台園榭以供御覽惟中少一池不無缺憾太太乃獨出數萬金連夜召集工匠趕造三仙池一方池夜成而翌日不駕至乾隆大加讚賞并賜以多珍由是而太太之名益著太太門下多食客有求於太太者太太咸如願以儻然性奢侈家畜優伶若干嘗演劇以自遣揚城風俗每值燈節兒童輩輒喜作花鼓龍燈之戲凡演斯戲者太太莫不招入以娛其目而人亦樂得太太賞賜惟於生活一道從未研究有漁人某送魚至其處計值五千文司帳者如其數付彼太太見之曰得毋多乎取銀二錠給之足矣銀貴錢賤太太且不知其他可想吾鄉有安定梅花兩書院者係爲優獎士子而設經費嘗苦不足太太猶能捐資數萬爲他商倡至今書院雖廢而吾鄉所辦之學校即賴斯款得以持久故士林受其惠者匪淺所惜其後不昌未始

非當日奢侈之過也

▲溫令

咸豐間。洪軍連陷江南數十州縣。而於六合一邑。獨未下。蓋其時守斯土者。爲溫令耳。溫令嫻韜略。能得民心。邑有冤獄。莫不賴其平反。故政聲卓著。當洪軍未來也。公召集紳商各界至署。謂之曰。賊勢猖獗如此。旦夕必至。夫以斗大孤城。與之相抗。其力有所不敵。然死吾分也。諸君無守士之責。曷不早爲之計。紳商等聞之。咸泣語曰。公以死守吾邑。而吾儕反捨公他去。尙得謂之有人心乎。與其移家避難。不如共守斯城。幸而保全天也。不幸而城破。猶可從公於地下。公知衆意已決。乃用堅壁清野之法。徧召城外居民入城。所有房屋悉皆焚燬。不使賊有安居之所。並令老幼男女各執器械。如鋤頭木棍等類。隨壯者之後。以禦敵越。一日軍至。尙未休息。公出其不意。命民團羣出殺賊。賊大敗死亡甚多。如是者數次。而洪軍遂不敢輕視。故當時有紙糊揚州鐵打六合之謠。然賊雖屢戰屢北。究未嘗一日忘其恥。爰厚集兵力。作包圍久困。計斷其糧道。而六。

合。益。危。先。是。邑。民。以。獲。勝。故。爲。公。賀。公。愀。然。曰。吾。愈。勝。他。日。吾。民。結。果。愈。慘。至。包。圍。後。城。中。糧。草。無。出。人。心。惶。惶。洪。軍。探。悉。情。形。併。力。來。攻。力。草。能。禦。是。夜。城。卽。陷。公。知。事。不。可。爲。着。朝。服。坐。大。堂。以。俟。敵。至。敵。來。公。大。呼。曰。吾。溫。某。也。殺。我。可。耳。勿。傷。吾。民。敵。報。前。此。屢。敗。之。辱。遂。寸。磔。之。而。居。民。亦。無。一。肯。降。賊。者。嗟。乎。

嘉。定。三。屠。揚。州。十。日。其。慘。亦。不。過。如。是。而。已。此。事。余。聞。諸。父。老。云。

▲燕娘

吉。安。千。總。某。無。子。有。女。曰。燕。娘。愛。之。若。拱。璧。擇。壻。甚。奇。燕。娘。年。逾。花。信。尙。未。有。雀。屏。之。選。璇。閨。深。鎖。除。至。戚。男。子。外。亦。無。從。得。覩。裙。屐。之。迹。蓋。千。總。夫。婦。防。閑。綦。嚴。也。燕。娘。鬱。鬱。雖。略。解。春。情。而。一。縷。相。思。旋。旋。作。迴。風。之。舞。固。未。知。繁。繫。阿。誰。是。年。春。暮。苦。岑。寂。衙。中。後。圃。花。木。甚。夥。女。偶。散。步。其。下。倦。極。憩。於。小。亭。亭。外。以。短。墻。行。人。約。略。可。覩。忽。有。一。少。年。銀。鞍。白。馬。蹀。躞。園。外。窺。見。女。乃。緩。理。其。鬟。耽。耽。注。女。不。少。瞬。燕。娘。心。大。動。弗。能。制。酬。以。秋。波。少。年。益。眷。眷。弗。去。燕。娘。舉。柔。荑。伸。三。指。作。勢。意。以。爲。今。夕。魚。更。三。躍。時。若。於。此。少。待。少。年。領。之。若。解。女。意。

也者馬忽馳去燕娘志忑心頗不自寧既返繡屨支頤如有所思婢進夜膳燕娘不能下箸蓋有女懷春芳心蕩漾固多此神態也蓮更旣輒燕娘不敢就寢自念少年如解吾意當不虛擲是夕特未審隔牆匆匆個兒郎有此穎悟否也夜益深忽聞後圃大聲競作燕娘驚喜遑望平時良朋怯空房無人未敢獨坐今乃以情絲繁拂逐舉一切恐怖悉行拋擲不告婢私自下樓摸索暗陬步履欹側越屋數重去後圃不遠矣衙有木架槍戟森嚴鋒利無匹武弁之階陞大半如是陳列燕娘以匆遽故又星月迷朦不辨途徑倉猝中身觸木架隨勢而倒燕娘身適貫槍上腸出血溢溘然萎化家人咸不聞知清晨婢僕以不得少姐故大譁夫婦驚起四覓乃見慘狀大慟迄不審女何以至是猜測萬端終不得其端倪草草殯殮少年是夜並未來

涵秋氏曰士大夫家有愛女過時而不嫁者觀於此篇可以悟已

▲年羹堯軼聞

年羹堯戡定西陲功高震主威福自恣歷稽古今權臣無有出其右者某君者

佚其姓氏。赫然負當世名。在京師居翰林。末秩年在新疆時。慕其爲人厚幣召之。往某君毅然不爲。動年銜之甚。略示其意旨於宰執。宰執承年鼻息撫拾某君風流小罪。劾之謫戍伊犁。効力年之麾下。年大喜。蓋招致賢士固別有術。正無須安車蒲輪。干旌束帛也。位之上席。待以賓師之禮。某君亦稍稍知爲年所賣。然亦無如何也。方某君來時。年頗注意某君起居。惟恐不恭。一日詢某君。以飲食之所好。某君沈吟。恐需索過豐。反貽口腹之誚。且素知年暴殄不忍重益。其過乃擇極不難。致之物以答曰。某無他嗜。惟嗜鴨血豆腐湯。佐以蘿蔔鹽足矣。年領之。囑廚人每饌必進此味。某君食而甘之。竊疑不類江南常品。他日信步偶入府中庖厨。見海錯山珍羅列幾遍。惟極可怪者梁柱間儲死鴨。無數某君年。大疑戲詰庖人。此疊疊死鴨何以致此。庖人知爲某君不覺歎聲而言曰。此皆先生之孽耳。尙何問爲。某君益不解。庖人又曰。將軍謂先生嗜鴨舌。每日宰鴨。必數十具。始足供一孟。嚼舌糜費金錢。固不待言。卽此殘殺之禍。非先生釀之。而誰釀之耶。某君大驚。始悟每膳所食鴨血之佳。蓋將軍誤血爲舌也。久矣年。

平日喜爲葉子戲，每戲必召某君。凡遇盛怒，得葉子戲而解。裨將某運糧至營，以雨愆期，遲至十日。後按軍法殺無赦。年鬱怒於憤，一俟裨將某進見，則膏斧鉞裨將某知必死，無已。求救於某君，遲遲不敢入帳。謁將軍某君，慨然憫之。與之約曰：明日當與將軍局戲。俟將軍得彩，吾目汝便進謁，或可冀倖免。裨將某如其言。年果樂而忘其事，自囑之曰：此後好自爲之。茲姑赦汝。裨將某叩謝。而出年後悟其事，然怙己過，終不問。自此決計戒爲葉子戲，終身守之。不偶犯年，亦可謂善補過者已。某君居新疆數年，思家之念日不去懷。屢乞假歸，年不許。且疑某君鄙已不屑與居，將他適益錮守之，使不得逸。某君苦之，不得已僞謂母病亟將歸，而視母愈，且復來年遲疑良久。謂某君曰：先生姑俟一二日，靜待吾命可也。某君諾。惟謹初不審年用意之所在。越旬日，年入某君室，笑謂某君太夫人病，幸告痊。先生可無憂。言際，手出醫士所診方數紙，赫然在案。某君遜謝而已。年退，某君舌擣不得下，尋思我謂母病原屬託詞，不謂年多疑，竟使人奔馳萬里之外，入門探詢，假使母非病，則某罪必不得赦。上帝有知，母果病。

幸興吾言不相抵觸然此愈見年用心之深險。塾居斗室儼若狴犴又閱數載年知某君不可久留乃贈之行某君大喜如鳶鶴之出樊籠而登九霄也某君家本江南甫抵里一一卸行李母惘惘述前事謂有一日年遣使者至吾適病在床使者索藥方而去並饋以金母子時方絮絮忽有一壯士排闥直入左手持盤孟中貯元寶四枚右手握利刃某君大駭長跽乞命壯士笑曰無妨將軍遣某潛隨先生來江南非一日矣將軍囑某如先生徑返里不就他聘則是先生信人且未嘗忘將軍之恩將軍念數載共事之情白金區區聊佐薪水若先生薄將軍舍將軍麾下而爲他人所招致卽以利刃決先生之脰歸以報命幸先生長者不負將軍某去矣乃擲金於几懷利刃聳步屋檐瞥不知所往

▲長舌婦

賽會之事到處皆有此實近於迷信殆不足取最奇者淮北風俗凡清明賽會之時必將一男子改作女裝戴耳環衣白衣在神像前先行名爲長舌婦如江南所謂馬披是也神案有古錢一枚未賽會之先長舌婦必取此錢啞於口中

既啞則昏昏如醉見人輒避任其隱匿何所必覓出長舌婦方許賽會故臨期須各處搜獲既獲以鐵練一根繫諸項下掣至神前銷差隨時在口中取出古錢彼卽甦醒詢之父老言此婦逢賽會時無不覓出者若一日不覓出即一日不賽會否則大不利於居民此種妄談誠不可思議姑錄之以備採風問俗者之一証。

▲孔某

通山孔某以刀筆起家雄視鄉里而人莫敢犯有犯之者非暗遣爪牙置之死地卽誣以盜賊羈押囹圄蓋孔之黨徒徧全境衙役又畏之如虎咸願爲彼效力以故受其害者惟有飲泣吞聲不敢控告萬一控諸官其訴呈終爲吏胥等擋置不能上達控旣無效結讎愈深孔某恃有此種庇護肆意橫行匪伊朝夕新官蒞邑雖明知其惡究因孔無控案未能出籤拘提蓋孔某卽有控案至新舊交替時吏胥亦必爲之抽出代滅其跡於是歷任相沿卒使漏網吾友吳蘭墀大令久官鄂中政績昭著適上憲檄吳權通邑事吳下車伊始卽聞孔名思

欲擒治爲地方除害。卒未有隙。一日因他案往鄉間踏勘。從者差役暨庖人一名。行經孔鎮。孔鎮者。孔某所居鄉也。有一人坐酒肆中。見差役來。大言曰。汝輩久言。請我何至今。尙未踐約。差役唯唯。吳心異之。以爲凶橫。至於差役極矣。人輒以虎狼目之。不謂斯人較虎狼尤甚。是真難以索解。未幾抵其境。勘案畢。呼差役問之。曰。適酒肆中有人命汝等。請彼。其人爲誰。差役囁嚅不敢言。吳曰。言之何傷。差役曰。其人卽孔某也。彼言新官來。須小人等。請彼。否則必不利於小人。吳聞之喜。曰。此人殆惡貫滿盈。不然何相遇之巧也。乃於皮篋中取銀元二枚。給差役。并囑卽以此資往是肆。請彼飲酒。萬不可驚動孔某。致令颺去。若彼颺去。惟爾等是問。差役遵命而行。吳亦隨帶庖人接踵至。果見孔某與差役圍坐。絮語。吳大聲曰。誰爲孔某。孔某知有變。卽起欲遁。吳揮庖人直前擒之。互搏良久。幸庖人力大。始得就獲。當命縛以繩。帶回縣署。差役以孔徒黨衆。回城之路。又必由彼莊首經過。恐爲所劫。未敢應命。吳曰。汝輩抬孔某先行。有禍。本官自當之。差役甫去。而孔莊之人蠭擁至。吳卽下輿。謂之曰。我爲汝等父母官。各

執器械意欲何爲。且孔某奉上司之命拿辦罪不至死。汝等如是非惟不能救。彼實足以增其罪耳。鄉民聞官言無一人敢暴動。吳遂上輿忽忽去。不謂甫入署。鄉民千餘人已至門首。吳令人閉門亟升堂。手持利刃指孔某而言曰。彼等來此志在劫汝。如其攻入我先斬汝首。看彼等何如。孔某以事已無救。乃一一供認。不諱。吳令差役以石灰昧其目。差役不敢應命。吳笑曰。汝等畏彼不爲我供認。不諱。吳令差役以石灰昧其目。差役不敢應命。吳笑曰。汝等畏彼不爲我自爲之事訖。收之於獄。鄉民懼官勢雖洶洶究不敢入。乃一鬨而散。吳一面將孔之劣跡通詳上憲。一面飭守衛加意保護監獄以防劫奪。越數日。省中回文至。命監禁隣封十五年。吳遂請守備楊某來署集議。曰。孔某之罪已定。明日當送往崇陽監禁。惟孔某爪牙甚夥。苟得斯信。必於谷口攔劫。余意即在今夜三鼓。抑解使彼等不備。須請公多派兵士護送。楊一一如教。孔黨探知監禁隣封消息。果糾合鄉民千餘人。於黎明時埋伏谷口。詎俟至辰刻。迄無動靜。再一往探。始知孔某已於夜半起解。悔亦無及矣。吳爲通邑地方除一大害。至今談其事者。猶稱道不置云。

▲李石泉德政

吾師石泉李公孝廉爲人剛健而具智慧。宰湖北金山縣時多惠政而善折獄。憶其事姑誌之。楚人信鬼巫覡之風盛行。有賀仙姑者年五十餘以符水治病。邑中凡有病者不乞醫乞仙姑。病者厭聞聲息。雖人步履亦苦煩囂。而仙姑來則梵唄鬧於庭。鐘鼓震於室。往往祈禱未終。病者已易竇。仙姑喃喃猶未絕也。愈則索酬無數。卽不愈酬亦不少。客公一日輿從過街市。仙姑適爲某姓請神。袒胸露乳。備諸醜態。公大怒。擒治之。民皆惶駭。謂官雖尊。不得辱吾神。公曰。神降災吾自受之。毋預汝輩也。厲色命皂役撻之。皂役相顧不敢動。仙姑卽亦不畏。指天畫地。若真有神附其體者。公愈怒。謂皂役不撻仙姑。則吾將撻汝。皂役曰。小人甘撻斷不能徇公意。而得罪於神。公不得已。囑親兵用刑。撻至百數。仙姑不覺其痛苦。語如故。旁觀咸悚惕而咍。曰。如何假使無神呵護仙姑。胡以若是。公佯不聞。撻不已。仙姑忽大哭。乞公恕。我自茲以往。不敢再以神誑人。公大笑。觀者亦稍稍散去。於是邑中巫風漸衰。訟棍剉。督。武斷鄉里。遇有訟。

事。唔。以。金。能。易。白。爲。黑。能。易。春。爲。秋。前。邑。令。畏。其。聲。威。弗。敢。治。甚。至。尊。之。爲。劉。
先。生。而。不。名。乞。劉。先。生。勿。與。爲。難。則。境。中。不。至。興。大。獄。公。未。下。車。已。諗。其。奸。惡。
蒞。任。甫。一。月。召。劉。入。署。議。事。劉。不。疑。徑。來。以。凡。有。令。來。皆。如。是。公。蓋。循。常。例。也。
公。見。劉。笑。謂。曰。吾。治。汝。邑。必。先。治。汝。然。後。邑。可。得。治。劉。知。事。變。急。目。公。左。右。公。
左。右。之。人。皆。其。心。腹。移。時。署。外。人。聲。淘。淘。徒。黨。多。至。數。百。思。劫。劉。公。怒。命。閉。署。
門。痛。笞。劉。下。之。獄。揭。示。通。衢。囑。諸。仇。家。咸。來。告。發。劉。之。罪。狀。當。爲。吾。民。伸。理。徒。
黨。雖。衆。卒。畏。威。不。敢。動。邑。中。有。典。肆。曰。大。裕。忽。風。聞。將。於。某。日。有。巨。盜。來。劫。闔。
肆。大。驚。乞。救。於。縣。令。公。不。動。聲。色。笑。慰。肆。主。曰。盜。已。擒。得。矣。諸。君。勿。慮。衆。咸。不。
信。以。爲。公。故。爲。大。言。以。安。人。心。耳。豈。意。公。固。成。竹。在。胸。籌。之。已。熟。蓋。署。中。有。捕。
頭。曰。亞。綠。者。名。雖。爲。捕。實。大。盜。也。邑。中。諸。匪。咸。奉。亞。綠。爲。渠。魁。公。久。知。其。爲。人。
亞。綠。擁。裘。尙。戰。慄。不。已。公。乃。親。往。拊。循。爲。謀。醫。藥。亞。綠。不。敢。正。視。公。俯。首。床。背。
呻。吟。而。已。公。出。不。意。指。揮。左。右。擒。亞。綠。出。亞。綠。大。呼。無。罪。公。回。署。坐。堂。上。命。人。

解視亞綠袒衣袒衣腿則裏體皆鐵甲也其病皆僞今夕將往劫大裕故作此
 態使人不疑其有他設遲一日擒之者殆矣公勉慰之曰哈吾固知汝英傑屈
 居廝役非所以馭長材也惟外間物議咸謂汝將往劫大裕我知汝或不出此
 然口衆我寡苟長此沸騰事聞上峯汝與我均不利焉亞綠聞公篤論淚涔涔
 下乞恕謂此後不再干犯法紀致罹刑辟公曰好好有紙筆在汝須明供汝前
 此所犯案我必活汝亞綠乃慨然盡供公曰罪固可免然不掩飾人耳目殊非
 策之善者請汝暫入站籠（前清刑具之一）稍待卽釋汝亞綠唯唯一如公命
 公命設站籠於庭亞綠旣入公笑曰汝有言囑妻子否吾將呼汝妻子來與汝
 訣別亞綠大驚哭曰吾固不得生耶公曰汝何可生者許汝別妻子卽法外
 擒巨憝公解組後時爲余言之並謂此事良有歉於心然一家哭何如一
 哭吾誠不得已也亞綠死時年甫二十公嘆曰使亞綠而能帖然就範亦
 家巨材奔踶之馬馭之未得其道轉致逸出常軌惜哉清亡公爲吾鄉民政
 長

措施未竟其志。尋歿至今。里人猶述其保護揚州之功。稱頌不置。

▲珊瑚婦人

光武時南海獻珊瑚婦人。帝命植於殿前。謂之女珊瑚。一旦柯葉甚茂。至靈帝時死。或以爲漢室將亡之兆也。

▲螺亭

螺亭在南康郡。昔有女採螺爲業。曾宿此亭。夜間聞空中風雨聲。乃見衆螺張口而至。便亂噉其肉。明日惟有骨存焉。故號此亭爲螺亭。

▲鞭藥

成陽山中有神農鞭藥處。一名神農原。鞭藥二字甚新。

▲程榴

程榴。杭產。寄食於滬。善丹青。尤擅傳真。貌姣好。人不知其家世。嗣忽投繯死。識者咸痛惜之。而莫悉其致死之由。初不意程榴一生歷史。乃至離奇詭異也。先是有程姓婦婦。無子。每囁隣嫗爲物色螟蛉。一日嫗挈榴至。時才八九齡。一表

非俗婦大喜。遂撫如己。出程婦家資頗裕。金裝玉裹。榴自入門以來。居移氣養。移體儼然。一翩翩年少佳公子矣。顧榴雖年少。性頗落寞。常喜獨居一室。母則爲雇僕婢。維持調護之。且爲延師課讀。旣而家漸落。榴年已十五。丰神秀逸。見者輒驚其豔。惟不喜讀書。綠窗多暇。輒濡丹研。朱臨鏡。自繪其容。丰彩奕奕。母見其不喜讀。因謂之曰。爾旣喜作繪。亦當就名師傳授。長此東塗西抹。奚益焉。時滬上有著名畫家曰吳友如。爲寫生妙手。榴遂委贊於吳。質本聰慧。不數年。盡得吳之門徑。程榴之名。遂與其師並噪。一時程母深以嗣續爲憂。見榴年漸長。爲擇配。榴聞之。輒多方避拒。不願受室。母曰。汝不願吾固無如何。然我當日嗣汝之初心。固謂有假子無假孫。爲老身一孟麥飯計也。今若此子。何以慰我。榴沈思。徐謂母曰。母誠見逼。兒當從命。但此事須聽兒自擇。否則雖有王嬪兒甯嬪。不與耦也。母恐拂其意。領之。不半載。榴告母曰。兒已得婦。十日內當成禮。母不許。榴作兒啼。母不得已。爲草草完娶。七月卽誕。一女人不之異也。初與榴同學于吳友如之門者。有齊麗年。亦少年秀美。榴竊與友善。晝同行夜同寢。敬愛如之。

如夫婦時有餘挑斷袖之譏。榴不之顧也。齊麗年有所饋遺。榴受之從未有報。色一日榴失金表。一麗年百計爲訪質庫。得其贓原璧歸。榴益感之。榴娶婦後。不常與婦宿。麗年間來。榴則爲下榻。且與同寢。母習見之。不以爲異。一日榴獨坐。悄然凝思。一似重有憂者。麗年忽來。相將入室。喁喁私語。適程母亦入室。取物甫及門。聞榴小語曰。一妻一妾。亦尋常事。君但往謀。勿以我爲慮。又聞榴作怨恨聲。麗年作慰藉聲。母初不解。入取物而榴之淚。譬猶梨花之新經春雨也。麗年將去。榴更以他事囑之。約以入夜再聚。麗年唯唯。榴悄居樓上。薄暮麗年來徑入榴之書室。視室門已閉。叩之不應。急呼母相與破扉而進。則榴自縊。榴沐浴更衣時。眷屬咸在賓客滿堂。甲甫卸榴上下衣。忽驚走大呼。怪事怪事。床頭氣已絕矣。麗年與母抱屍痛哭。家人環集。次日入殮。殯禮豐厚。有某甲爲羣詢其故。甲惟攢眉搖手咄咄不已。爭視其屍。乃女郎身也。麗年至是乃泣謂程母曰。請勿悲。榴之死實我致之。我復何忍而不相從於地下乎。言畢遂遁。羣疑稍釋。母又述前此所聞語。並詰婦始知榴與麗年久有嗜臂盟。榴所娶婦實

卽麗年之妻蓋藉是以誑母者後麗年他有所眷榴憤懣旋自殞也母因恍然悟榴所生女實非己孫然憶平時愛養悲悼不自勝心念麗年非人憤欲與訟陰使人蹤跡之而麗年亦自經矣榴母無可如何事遂寢後程母於麗年家得榴小像裱而懸之卽榴幼年手筆云

▲兵馬司巷紅水

庚戌六月三十日入夕雷雨平地水深三尺許城中居民乘屋而居萬灶沈沈炊烟不起景象殆如深秋先是苦旱望雲霓直如望歲月杪天氣驟變濃雲四溢熱不可耐壓屋漆黑惟電影時時從陰霾中閃爍光芒雨初至便如排山倒海次晨稍止已傳言霍家橋發蛟淹村莊十餘里田廬牲畜損失無算有合家以繩相繫縛男婦兒女爲一處恐死後屍體失散者水退後繩猶牽於老樹之頂是刦死者數百人亦鉅災也七月旣望小東門兵馬司巷有老虎灶者（居人買水之所）有某家老嫗持壺買水立甫定忽脚下有水坌涌而上濺衣作赤色如血嫗大駭驚呼闔市之人羣奔走往視紅水益涓涓不已濺人手足立

掀。腫。如。盜。好。事。者。遂。謂。此。地。中。空。有。巨。蛟。巢。其。下。恐。興。雲。雨。爲。祟。惟。穢。物。可。禳。於是。各。攜。婦。人。溺。器。傾。壓。其。上。臭。氣。不。可。嚮。邇。居。人。當。大。水。之。後。忽。聞。是。說。惶。駭。欲。絕。是。夕。富。室。多。挈。眷。屬。居。城。頭。雉。堞。上。箱。籠。什。物。積。如。山。阜。其。實。擾。攘。一。夜。天。晴。無。片。雲。星。月。皎。潔。而。已。日。晡。各。歸。家。相。顧。失。笑。而。兵。馬。司。巷。者。地。方。守。吏。已。命。人。結。柵。欄。於。兩。端。不。容。人。往。來。如。是。者。又。二。旬。有。餘。久。之。卒。無。他。異。是。時。太。守。爲。嵩。公。峋。謂。此。紅。水。不。主。水。災。便。主。兵。革。明。社。未。屋。天。下。多。有。是。變。明。年。武。昌。義。軍。起。推。翻。滿。清。新。建。民。國。說。者。謂。兵。馬。司。巷。紅。水。之。災。已。驗。並。服。太。守。之。言。爲。不。虛。云。

▲十三人

山東濟南道巨盜出沒之所也。凡有客店往往出奇案行路者相戒視爲畏途。有悅來棧者。一日寓官眷箱籠什物無算。未幾又來旅客十二人簽名於簿。蓋地方官吏以匪人爲患。常注意於單身之客。每客店設循環簿。一客之姓名及人數。詳載其上。當夕必呈之官廨。所以便稽查而防奸宄。法至善也。十二人既。

入無多行囊。惟挾有高梁一束。高梁爲釀酒之用。徐沛間多有之。不足爲異。時東首有廂房。一一瞽者久寓其中。賣卜爲業。十二人入時。店主曾按簿唱名。瞽者亦聞之。次晨瞽者忽大譁。謂昨夕之客乃有十三人。十二人者僞也。店主大笑。謂吾目不盲。明明十二人而汝乃增其一。豈不盲者轉不及盲者之詳審耶。瞽者益噪。謂吾言良不誣。吾盲於目。不盲於心。吾昨夜入寢。聞隔壁鼾呼聲。分明十三人也。店主始疑之。亟往審視。則十二人者如故。復詰瞽者。瞽者笑曰。吾嘗聞人言。盜之入客寓也。必多藏一人。劫人之財而戕殺之。藏屍他所。則卽以所藏之人補其數。使店主不疑而案。一時乃不得發。茲十二人入門時。吾卽疑之。因留心察其動靜。意者高梁中其得毋有盜乎。主人恍然命人解高梁視之。赫然人也。乃捕十三人。嗚諸官。而是寓乃不至發生劫盜事。官眷某甚感瞽者之惠酬。以金瞽者不受。賣卜如故。

▲秀才弑父

楊子橋王。某業農。小有口才。喜掉文。人戲以秀才呼之。王亦居之不疑。祖遺田

產百畝至秀才而家中落。秀才不事耰鋤，又好吸食鴉片，家用不給，每年必售田十餘畝。父曰：「王禮樸然，一鄉愚而已。雖怒秀才，不肖然亦不敢呵叱。」防秀才怒也。不數年，田畝盡。秀才計無復出，遂擇業主之肥者而噬之。婪索無厭，有業主梁性者，平素武斷鄉曲，獨不畏秀才。秀才亦無奈梁何也。一夕與父密議，乞其父縊於梁之門，將藉屍敲詐，必且如願。父曰：「茲計我弗能贅爾。望我年逾花甲，死固不足惜。特是人家購吾產，非劫取而掠奪之也。今復出此策，昭昭在上。」奈神明鑒察何？秀才大弗悅。由是致怨於父。他日忽置酒飲其父，半醺誘父至梁之田畔，出父不意，以鋤擊父腦，頓踣。秀才遁歸家。次晨屍臥於隴鄉人大譁。識爲王禮羣來告。秀才佯驚謂必爲梁姓所殺，聲言苟弗與吾賂，則將鳴之於官。梁姓弗能辨，乃倩人說合，酬秀才百金。其事乃寢。方秀才斃父時，意謂無知者不知。是夜有某兒與鄰女私相約於麥田之間，好合秀才之用武。一一爲其所見。某兒之父曰：「劉標爲縣署捕役，某兒私語其父，謂梁實冤，乃述當時事，明瞭如指諸掌。劉標大憤，入城語同夥風聲所播，聞於縣令。是時爲縣令者」

曰祥安。旗籍也有賢名。聞之怒甚。欲窮竟其事。清律於大逆罪最嚴。除牽連及親族外。爲地方官吏者亦例得處分。故終清之世。苟遇是案。輒諱莫如深。轉使大奸得逍遙法外。祥安獨毅然謂官可罷。誤罪人不可縱。捕秀才下獄。通詳上司。卒於某月日。請王命凌遲秀才於校場。鄉人莫不感。令賢至今猶樂道之。

▲長春樹

燕昭王種長春樹。葉如蓮。樹身似桂。其花隨四時之色。春生碧花。春盡則落。夏生紅花。夏末則凋。秋生白花。秋殘則萎。冬生紫花。遇雪則謝。故號爲長春樹。

▲犬歌

吳太皇時朱休之家犬歌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故復可。明年當奈何。休遂殺其犬。明年休家人并死。

▲刺蟻

華山之陰。有毒蟻二。牝牡也。粗如巨蠶。食人無算。地方患者之。募有能捕之者。當予以重酬。應募者先後數十輩。操強弓毒矢。以與蟻戰。卒不能勝。蟻或反爲

所噬。又閱十餘載。有雷姓兄弟。父嘗死於是役。兄弟蓄志報父仇。百計思刺蟒之術。遇異人授以藥。並謂蟒不可以力敵。當以智取。必探身入蟒腹中。然後割刃剖其腹。蟒雖猛。當不能復生。是藥所以俟。蟒吞噬時。敷於肢體者也。雷大喜。日夕烹鍊其藥。藥成。往尋蟒。知人之將捕之也。已去華山而遁。雷頗失望。然心終弗甘。循其迹。追之入山東界。果遇蟒於濟水之間。一日。牡者出。兄急敷藥。於全身頭面俱黑。慄插利刀。蟒張吻向之。兄急迎入。覺洞漆如陷深阱。腥惡之氣刺人鼻。觀欲嘔。忽氣屏息。摸索而得蟒腹。奮平生之力。拔刀刺蟒。砉然而開。遂暈墮於地。弟初見兄爲蟒所噬。恐遇害。盤曲引身上樹。射毒箭無數。霎時見蟒騰踔於岩谷間。林木爲震吼聲。未絕。蹶死於地。大喜。及視兄已不省人事。幸有所備。灌以湯藥。稍稍甦。惟耳鼻俱陷。不似人形矣。牡者遁不知何往。兄弟復回西安。官聞其事。重感其孝義。贈以金帛。

▲肌膚生火

余在漢皋。眷一妓曰曉蘭。解吟咏。而苦不甚工。時值長夏。是年適多雨。炎伏。有

深○秋○之○象○余○戲○調○之○以○詩○曰○笑○逗○蘭○姪○一○驟○然○往○時○入○夏○闊○分○眠○連○朝○涼○雨○便○宜○我○睡○過○今○年○大○伏○天○晚○蘭○微○笑○擊○吾○以○牙○扇○綉○墩○分○坐○庭○有○白○玉○缸○四○中○植○品○字○蓮○花○香○韻○獨○絕○上○弦○之○月○微○茫○不○可○辨○夜○深○良○苦○胆○怯○東○牆○綠○竹○數○竿○隨○風○搖○拂○忽○黑○影○矗○立○面○貌○隱○約○不○可○辨○眉○目○間○熒○熒○發○光○多○如○燐○火○晚○蘭○駭○絕○撲○入○余○懷○余○亦○齒○戰○厲○聲○問○何○人○影○吃○吃○笑○不○止○余○始○知○非○鬼○魅○逼○而○視○之○則○晚○蘭○小○妹○意○紅○意○紅○笑○曰○嚇○煞○哉○蓋○意○紅○惡○作○劇○戲○取○螢○火○無○數○粘○之○面○龐○閃○閃○發○火○遂○與○燐○火○無○異○晚○蘭○驚○魂○甫○定○笑○呵○其○妹○因○並○坐○花○下○晚○蘭○遂○告○我○以○其○祖○母○之○侍○婢○有○名○憲○仔○者○終○年○面○黃○于○臘○梅○炎○藻○夏○彼○遂○沈○困○不○能○起○一○夕○祖○母○往○視○其○病○甫○揭○帳○則○見○憲○仔○滿○面○明○星○燦○爛○可○數○祖○母○駭○呼○諸○人○咸○集○再○一○凝○視○初○無○他○異○亦○不○見○所○謂○明○星○矣○人○咸○誚○祖○母○眼○花○祖○母○亦○不○能○辨○後○此○婢○往○往○發○現○怪○異○人○若○戲○以○手○拍○其○腕○則○腕○遂○噴○火○燄○戲○拍○其○肩○背○亦○然○婢○亦○不○自○知○其○何○因○後○嫁○士○人○生○一○子○兩○女○亦○無○他○怪○誕○當○時○識○者○謂○此○婢○患○溼○太○重○溼○極○則○能○生○火○不○爲○奇○也○雖○然○今○之○科○學○益○發○明○矣○回○憶○晚○蘭○言○姑○錄○之○以

備科學家之研究。

▲榴瑞堂

卞制軍寶第爲吾鄉之望族。先世甚貧寒。至制軍家益中落。幼年讀書於南門城樓。早出暮歸。率以爲常。城樓有寺曰觀音樓。老僧湛圖。每憐其貧。時時贈以蠶粥。太夫人貲屋於城隅。紡績以佐中饋。又爲人縗衣。庭側有石榴一株。久不着花。是年冬嚴寒。積雪旬日。忽絳英照人耳目。則石榴花吐豔。傲冰霜而媚暖。日也。里人咸驚駭。以爲不祥。制軍亦竊憂之。太夫人顧而笑曰。吾家衰落。至汝輩而已。極縱有不祥。更無有不祥。如今日者。吾聞土旺則木滋。榮意者汝宗。有陰德。將及汝身。而光大其門閭乎。萬一獲天佑。俾吾及身得見。汝輩騰達。則是榴之瑞。其慰吾也多矣。何不祥之有焉。次年制軍遂舉於鄉。扶搖直上。入而翰苑。出而封彊。太夫人特命於里第建一廳宇。遂顏曰榴瑞堂。示不忘也。至今談制軍家世者。率樂道之。

▲邊振新

揚州光復時。賴徐軍統寶山坐鎮一方。人民得以安堵。然辛亥九月杪。其中小有波折。幾釀成亂象者。則指揮官邊振新爲之也。邊初爲徵兵。熊成基疊在安慶舉義。曾與其役。是年効力於徐軍。統麾下。徐軍統以揚州甫經勘定。遂巡行他屬。軍政府事咸託之。幕府吳次皋君。邊甚跋扈。以軍統不在郡中。自恣威福。前知府嵩。以旗人逃避民間居盛世巖。關在官時。頗有惠政。雖挂冠人不忍。於難方。邊之劫嵩也。全城震駭。相率閉市。如遇巨盜。吳慎知其事。詰之。邊大言曰。滿漢世讎。吾茲所爲。所以爲種族。起見也。吳不敢與較。心竊非之。有龍。振江者。與邊爲夙好。聞邊握兵權。從潤州來投。邊佯若不識。捕獲之。誣以間謀。次日。遂斬之。校場龍臨刑時。極口呼冤。有知其事者。謂邊少時。曾犯不韙。龍屬故交。恐揚言其短。遂忍心出此。以滅口。也是時張勳守南京。苦不得下。郡中雖已反正。有識者咸惴惴。恐張勳兵來。謠言紛起。一夕數驚。邊忽作奇想。僞撰急電。謂從南京來。有兵出浦口徑攻六合。不日至。吾郡民政長石泉李公接此電。惶

急中不得策。署人奔走一空城內。謀遷居避亂者隨在皆是。邊則借防堵爲名。廣召募冀增餉以飽囊橐。吳君見邊舉動乖方。慨然謂斯人不除禍難未已。乃以細情轉電。鎮江軍政長李竟成。李乃電召。邊赴鎮議事。邊不察。乘輪竟往。甫出城抵瓜州口。李所遣員早受密計。坐談之頃。忽變色囑。左右縛邊。邊大呼無罪。乃聲未絕而彈已貫其腦。投屍於江。吾鄉之人聞之。咸額手稱慶云。

▲芙蓉先生

游戲筆墨。無意間往往得罪於人。幾至興起大獄。蓋文人積習易坐此弊。此亦不可不引以爲戒者也。某甲諱其名氏。館吾友吳君蘭墀家。時居武昌。余往訪蘭墀。亦習與甲狎。甲嗜阿芙蓉膏。以館穀不豐。又不能常得。每日袖百錢。以供大嚼。終年患瘡。面黃於蠟。瘦骨柴立。蘭墀常戲之。呼爲芙蓉先生。余時主漢口花報事。一日作芙蓉先生傳。用五柳先生傳體。詞意甚尖刻。雖不明指甲。然見斯文者。無不捧腹。知爲甲也。中有句云。性嗜烟家貧不能常得。親友知其如此。常設烟以招之。期在必吸。旣吸而醉。曾不客情去留。又曰。終年以瘡疾自娛忘。

懷妻子以是壽終。甲見之怒。髮上衝執報紙將來。與余廝併。蘭墀阻之。甲憤憤而止。時余不知其事也。余有女弟子曰葛韻梅。爲漢陽鎮軍門周公雲卿之媳。一日韻梅忽飛遣差官自署中持函來。略謂署間得一匿名柬帖。係寄軍門者。東中大旨謂余爲革命黨人。以揚州捕之嚴。遁迹來漢。倘不速誅之。將於武漢間揭竿起事。又誣讟余與韻梅多所曖昧。語涉褻狎。韻梅羞憤至不忍以原東示余。時安慶徐錫麟謀變不成。人心風鶴上峯。搜捕黨人至爲嚴厲。凡涉疑似。無不彊姦在獄。幸此柬雖寄軍門。至鎮署中。一切文件均係韻梅一人披閱。故得此柬。不呈其翁。轉以告余。不致禍及生命。韻梅並殷殷詢余。近日結怨伊誰。致發生此事。余思索至再。自信生平磊磊落落。曾未嘗結睚眦之怨。旋報韻梅可一笑置之。後得聞之於蘭墀之公子。始知卽其師之手筆。並追告余以五柳先生一傳之事。余乃恍然痛定思痛。覺人心之險惡。有甚於豺虎。又當時武漢詩人風起雲涌。余以撰箸小說。用筆峭深。人咸側目。偶爾作詩。得一字一句。人亦必指摘而苛索。謂劉四善於罵人。余嘗撰論詩七古一首。中有句云。門外野。

狐多憑陵。剛災棗梨。次日遂動諸詩家。公憤至極。以手槍相恫嚇。余覺是間不可久居。乃於起義前一年。浩然歸里。辛亥八月。民軍成功。有友人告我。謂甲已廁身大漢報館。爲胡石庵之指臂。胡石庵竭力擁護黎元。洪而謾罵北軍。甲亦遂高譚革命。有見之者。謂其衣襟之片片徽章。多如秋深之黃葉。映日時。使人目迷五色。嗟乎。滿運未終。則欲以革命致人死命。民軍獲勝。則又以革命耀其頭銜。甲誠善於順風使舵也哉。次年客死武昌。大漢報爲文代其乞贍歸葬。余始知之。

▲荊州衛

施貴臣。汜水人。有膂力。佃於鄉。一日爲主人淘米河下。河中有官舫數十艘。首尾銜接。水涸。船膠於河舟中。一貴人甚焦急。增絳夫無數。兩岸邪許之聲震如。山岳半日。祇行里許。行經施所踞石側。舵格於石。急不得轉。施忽奮勇。跣足入水。儘平生之力。推船。船應手而動。復擁船行。略不畏怯。貴人顧而大樂。召施入。詢其姓名。具以對。又擲筆硯。使書履歷。施茫然不知所措。蓋目不識丁者也。貴

人惜之屬左右攜施入京。施乃知貴人者卽醇親王也。王避捻匪南下。匪平。入都以施有挽舟之功。擬拔擢爲某省知府。徒以其鄙陋不文。乃屈居王之庖。下備廝養焉。又閱十餘年。王忽憶及前事。問左右曰。彼武人尚在否。爲我召之。來與之語。大悅。詢其願作官否。施但囁齒笑。不敢仰首作答。王亦一笑。與之函。令其向荊州將軍署中謀一差委。施遂往適荊州衛缺出將軍。仰王意旨。乃以施署焉。越一年。實授是缺。施坐享此缺者十有二年。黃白纍纍。腰橐雄富。固非當日足胼手胝時所夢想到者也。解組後。寓居郡城。極亭台聲色之娛樂。余館於其家者半年。覩其人無他異。惟眉目間庸庸然。多俗骨而已。涵秋氏曰。前清用人大率類是。雖欲不亡其可得乎。噫。

▲陰陽人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固一定之理。乃亦有秉男女二氣以生者。俗所謂陰陽人是也。湖南魏宦巨室也。業鹹於兩淮。家貲數百萬。某年舉一孩。視之非雄非雌。鬪宅惶駭。又不忍置之於死。遂因而撫畜之。以無子故。僞作男子裝長大貌。

俊美有赤痣點於額益增嫵媚不知者固以爲翩翩一佳公子也年及冠議婚者踵相接悉謝之人亦莫測其故一日湘中有客來爲公子作伐公子之父初猶託他辭以謝客請益堅並盛稱是家女郎之美粧奩以萬計公子之父笑曰苟如是吾子益非耦吾不忍以奇疾之子玷人家女郎也遂慨然告以故客大笑曰此事也彼家固知之稔矣職是之故所以來求婚父大詫請其故客乃告以彼女郎者疾如公子惟公子男裝而彼則女裝也而已天生嘉耦不聯合之且獲罪於天於是聞其事者咸憤惡羣樂觀其成議乃定涓吉委禽焉明年親迎有日矣公子忽櫻病病遂不起訃聞女家女大悲慟亦鬱鬱以死

▲藍氏

因果之說儒者不譚然其事之發生往往有足以使人驚心動魄者此正未可誣爲氣數之適然轉使强悍者無所顧忌也余之太岳母錢太夫人年九十有二飲啖如常燈下能讀小說孫曾繞膝顧而樂之亦可謂康強福壽矣壬子四月十六日囑庵人進鮆魚佐以醇酒飲微醺欣然就寢夜半忽火起於房頓時

熊。熊。上。炎。旁。及。床。帳。家。人。大。驚。牽。起。救。護。而。太。夫。人。驚。醒。坐。床。上。瞪。目。直。視。火。繞。其。身。內。弟。仲。堂。徒。守。引。太。夫。人。出。太。夫。人。堅。不。肯。出。惟。呼。曰。償。汝。命。償。汝。命。一。時。救。火。者。沃。水。如。雨。火。幸。未。及。房。屋。而。太。夫。人。身。畔。之。火。終。不。得。滅。及。出。險。則。已。焦。頭。爛。額。面。目。至。不。可。辨。猶。清。醒。環。顧。家。人。呼。曰。三。兒。何。往。汝。等。速。之。來。我。將。長。逝。與。汝。嬪。母。對。簿。於。庭。三。兒。者。余。岳。父。炳。城。公。也。先。是。太。夫。人。生。三。子。長。曰。晴。川。次。曰。成。輔。均。先。太。夫。人。沒。晚。年。境。遇。人。已。爲。太。夫。人。惜。之。以。太。夫。人。之。年。三。日。不。汗。詎。不。可。以。壽。終。正。寢。乃。天。既。與。以。期。頤。之。壽。復。加。以。无。妄。之。災。一。時。咸。黨。私。議。咸。歎。天。道。之。不。可。測。太。夫。人。既。逝。閨。人。柔。馨。告。我。以。太。夫。人。少。年。之。軼。事。余。乃。嘆。吾。國。婦。人。不。明。大。義。知。女。學。之。在。今。日。不。可。不。亟。講。也。初。太。夫人。有。小。郎。曰。偉。齋。年。十九。適。值。洪。楊。陷。揚。州。偉。齋。入。男。館。偉。齋。之。聘。妻。藍。氏。入。女。館。倉。猝。間。不。得。論。婚。事。惟。偶。一。得。間。相。與。晤。語。而。已。未。幾。偉。齋。攖。疾。死。洪。楊。爲。官。兵。所。敗。亦。遁。走。藍。氏。時。甫。十。九。齡。也。不。肯。他。適。商。於。醉。入。夫。家。守。節。太。夫。人。其。時。竊。不。以。爲。然。百。計。阻。撓。蓋。當。時。家。道。甚。殷。實。恐。藍。氏。入。門。不。免。分。其。

財產也。藍氏志已，決遂對夫靈位成制，哭泣盡禮，人咸哀之。惟太夫人不樂。藍氏長於才暇時，輒拈毫吟咏以自遣。其悲愴太夫人又加以謠諑，藍氏遂絕口不吟。一字族中議爲偉齋立後，在禮余岳父當入繼。太夫人堅不允，且嘲藍氏曰：「若以一處子覲然思爲人母，吾實爲若羞之。」若命果宜有子，偉齋且不死矣。藍氏聞之大慟，是夕遂自縊於房，臨畢命之前，謂太夫人曰：「嫂重財產而薄我，我死，嫂心慰矣。雖然，死而無知，則亦已矣。苟有知，吾待嫂於地下爾。」藍之母家知藍致死之由，咸憤集諸丐婦痛撫太夫人，強太夫人執喪禮。如子女之於父母，匍匐柩側，謝吊客太夫人受此奇辱，意謂可以稍洩藍氏之怨矣，而不謂遲至數十年後，冤報相尋，致人死於非命者，己亦不得善終也。吾記此事，吾非欲揚吾親長之過，特伸賢女之氣，而爲後世鑑也。

▲徐紹垣

徐紹垣字星槎，江西人。以鹽分司分發兩淮，尋補海州實缺。是時江督劉坤一奉詔出關，劉以年老，故深畏崎嶇之苦。徐進呈簾轎一乘，能使安睡其中，與床。

無異。劉得之大喜。詢爲何人所辦。左右以徐對。由是而徐遂見。知於劉。逾年。劉復任江督。徐乃大蒙寵眷。凡各司進謁。劉有時拒而弗見。徐至則邀入書房。娓娓談話。不少倦。甚至與之私宴。而劉之左右以及閨人庖人等。每月咸得徐餽送。故署中人未有毀徐者。徐自蒞任以來。商民亦甚悅服。且性素慈善。於貧寒之士。無告之民。多所周恤。運河一帶堤岸。綿亘千餘里。徐命人偏種柳樹。以庇行人。某年春。劉巡閱江北。兼至西壩。視察鹽政。各商欲見劉。不可得。乃謀之於徐。徐曰。見大帥不難。可持五千金來。必能如願。翌晨。商以款畀。徐乃分給劉之左右。使其進言於劉。已復從旁慇懃。劉果允許。商乃大慰。其得劉信。用也。如此。一日。徐因事赴揚。謁見運使。時運使爲江人鏡先生。有烟霞之癖。每日起身。輿返江。聞之亦無如何。劉告歸。繼之者爲鹿傳霖。鹿有子。知徐宦囊充裕。索其報効數千金。徐亦弗吝。以某銀號銀票與之。詎鹿子持歸。置其票於書篋。忘未取付。閱數月。始檢出。往銀號中兌取。則該號已於月前閉歇矣。鹿子大怒。曰。不

與我錢我不答彼何得以僞票欺人遂思中傷徐以清查淮北鹽款爲名吹毛索瘢乃查得徐虧空十餘萬金以告鹿鹿卽電劾之及劉代爲幹旋事已無濟。諭旨查抄備底並將徐發往新疆効力命下之日商民均爲徐惜徐僅携侍妾一人輕裝就道到處皆有餽贍蓋徐於平昔廣爲交際故得有今日也抵新疆某撫委以文案徐得此差安之若素惟平居好佛偶乘馬遊於郊外失足墮地私計曰此地爲左文襄征戰之所得毋羣鬼求食乎歸見某撫請設水陸道場爲之齋醮某撫旗籍後以保奏某旗員請上召回簡用並及徐上准其奏徐因得遇赦西壩各酋民知徐將至咸於門口注水一盆鏡一面香一炷爲慶生還徐感其意每人酬以小銀圓二枚此事余弟鏡安曾親見之。

▲東海王

湘人王正直少負奇志以所遭不偶遂流寓於淮南之小海小海者私梟出沒之所也王流寓既久亦與私梟同化同輩中以王長於計畫奉爲渠魁清之未年附和者益衆聲勢浩大地方官吏不能制王嫻文事能讀廿四史歷代興亡

得失。瞭然於胸。且精星相之學。故其所行多不越正軌。嘗語其下曰。人而至於爲梟爲盜。所謂非法矣。但於非法之中。若能行之有道。未嘗無益於社會也。里有某甲者。家貧不能贍母。終日號泣。王嘉其孝。使黨羽往盜富家之金。以周濟之。曰。我爲彼等均貧富耳。若專肆劫掠。縱淫慾。則目前雖倖逃法網。他日亦必遭天譴焉。職是之故。人咸感王之德。遂稱曰。東海王云。王名大噪。拜門者日益夥。以致良莠不齊。魚龍雜進。會吾邑東鄉。有搶刦典肆之案。發官捕盜二人。嚴刑訊鞠。乃供認爲王所使。其實王並不與。聞彼二盜者。因慕王之名。以彼不易就獲。姑爲是言冀。苟延殘喘也。官不察。置二盜於獄。立命差役往捕。王差役畏王威。不敢輕往。小海適王携外婦至鎮江。寓某旅館。命其僕赴揚勾當他事。甫抵瓜州。途遇差役。知彼卽王僕。獲之。問王所在。僕告以寓鎮江某旅館樓上。差役乃引爲鄉導。是日王晨起對鏡。自照見面露晦紋。大驚。語外婦曰。速行已。爲子彈所中。身不能動。惟束手就縛而已。差役得王歸。復命官略訊數語。押

於獄翌晨通詳上憲王在獄知必死命人購史鑑一部藉以自娛未幾王斬於市小海之人得王死耗莫不涕泣蓋其恩惠之感人者深也嗟乎以東海王之賢一失身爲匪天猶不使其得保全首領匹夫不察至欲以橫行終其身不亦僥倖哉

▲吉氏

市廛之中有所謂雜貨鋪者無多珍品羅列者悉瑣屑之物價廉而易售人家日用之所需咸取給於是資本不重小販之夫借以權子母焉洮陽邑中有民人曰牛達三以雜貨爲業娶妻吉氏列肆而居使其妻與人交易己則肩負箱籠儲僞飾及絨線無數沿街唱賣日以爲常惟是民國改革以來人民生活程度日高米珠薪桂雖夫婦二人終日勤劬所得殊不足供支出時時有仰屋之嘆吉氏美而賢雖年逾二十以無子女故豔麗之顏色曾不少衰對門有魯姓者世家也閥閱之中常有綉輿出入中乘玉人錦裝玉裏大率爲魯之姬妾風致遜吉遠甚議者竊嘆顏色不足矜而福命未可強也主人官于京師遺一公

子坐鎮門戶。公子之名曰席一吉郎席一吉郎者爲公子醉心島國時之雅號。稱公子者咸稱席一吉郎吾姑從之云爾。公子除嫡婦外有姬四人多不稱意。公子非無目者芳隣之翹楚固已久目注之初公子使家人授意於牛思貨其妻牛大怒唾家人面謂吾家雖貧其寒在骨曾不以汝公子金帛之溫度遂並吾妻孥之鐵髓而亦融洽之汝公子竟敢爲是言絕奇此等事古人小說中或有之共和時代不復萌此怪狀久矣。公子聞其言大慚然心終愛好又憐美人之貧思少澤以雨露於是遍飭僕役及庖人輩凡寓中有所購取須購取于牛肆。凡牛肆之所以有固購取之卽牛肆之所無亦購取之其下譁笑曰牛肆而亦旣無矣則何以云購取無寧與以值而不索其貨焉耳公子亦一笑而罷。一夕公子進饌味殊鮮美知所用之醯醬不類牛肆之劣詢庖人果然公子大怒責庖人而除其名一家大驚於是公子之飲食服御咸奔集於牛幾幾乎牛家之線腳紙灰木頭炭屑悉易公子金銀以去牛母金旣富益擴充其市廛公子長夏患溼痺醫者謂以蠶豆代茗可消痞積公子朝夕遂親自往購蠶豆之。

紙束皆吉氏纖手包裹公子於是日親香澤益傾倒不置吉氏亦感公子意偶一亦以秋波償其愛戀於是牛之肆中遂多公子之足迹牛達三亦不似前此之崛強焉公子嘗以言餂吉氏謂達三長此碌碌終無騰達之日我家豐於財願貸達三以金使其南走越或北走胡操奇計贏不難馴致富翁祇須卿一言苟不如約者我則非人吉氏解公子意旨羞暈溢於眉際議乃定達三遂就道公子又命姬人與吉氏往來親密若骨肉倚肩逗笑促膝清談良愜公子之意公子有時探手於懷吉氏輒走避公子亦弗能強也達三歸家果黃金滿篋親饋禮物致其誠敬公子受之償公子以子金公子弗受如是者又一年公子私念長此遲回好合寧復有望不若以勢劫之彼羹羹者畏我之威又懷我之德當無弗諈計已定乃誘吉氏入房擁抱而狎弄之吉氏先猶擣拒終以嬌怯弗能堅持不得已乃任公子緩其私小結束玉膚畢露光彩照人忽汎然涕泣悲不可仰公子大驚詢所苦吉氏含淚而言曰公子之心妾實知之纖纖藐躬承戴大德捐脰絕頸所不能報何敢復持冰玉之節得罪貴人惟念公子遙遙華

胄金帛積如山岳貨蛾眉而市蠟首咄嗟可以立辦所惜者吾家達三儼亦然丈夫徒以不能自立仰給於公子至不得已乃以妻子相酬思之實痛心耳今事已如此妾之一身任公子輕薄但乞公子勿播揚於外則妾夫婦受惠多矣公子聞言如冰沃背狎曖之念頓時消釋急引衾覆吉氏下床覓履思遁出房吉氏猶疑觸怒公子牽裾哀鳴公子蕭然長嘆曰卿言誠藥石哉我徒以區區愛慕之誠積日成月積月成年不復自制遂出非禮今聆卿論直是聖賢我奚敢自淪於禽獸清白之體幸尙未汚卿苟不棄我我願以卿爲妹他時相見幸勿走避於願足矣吉氏知公子出於至誠乃整頓衣履相對憫然而已後吉氏終感公子吉氏有妹曰春嬌年十六矣奉公子箕帝公子視之貌不亞於吉氏大喜爲貯金屋吉氏往來公子家若姻姪焉

▲王筱香

王筱香浙產也父服官於燕攝篆雲間時適拳匪肇亂兩宮倉皇出走守土者往往殉難而死王亦與焉母早歿姬妾盡散筱香年方十五齡隨一乳媼倉猝

乘輪舶南下。筱香幼嗜吟咏。署中延師授之。讀五經能琅琅上口。自流離道路以來。鎮日以淚痕洗面。乳媼婉慰之。同舟有李生者。淮安人。翩翩濁世佳公子也。窺見筱香色授魂與。乞媼通愛慕之誠。筱香羞絕。不敢答。然由大沽至長江口。舟行近旬。餘晨夕唔對兒女之私略亦不能自固。抵滬又同寓鼎陞棧。媼爲棲息計。與筱香謀擬與李論嫁娶。李已娶婦。卽實告筱香。筱香遂失望。旣竟輾轉墮落平康宦裔也。而夷爲歌妓矣。終以閨娃覩覲。不慣與薰脂塗粉者伍。往往遭遊客白眼。李又返淮益鬱鬱。不自得。一病幾殆。乞醫於丁毓保君。丁慨然爲進刀圭。未幾起九幽之魂。丁詢其所志。筱香爲略述頗末。丁笑曰。李覩庭耶。固我之故交。而論姻親。又我之中表也。我當謀於姑母爲汝玉成之。筱香益感謝踰月。丁使人報筱香。謂李近抱鼓盆之戚。得此機會。事當無不諧。筱香遂迫媼往尋李。李之老母絮絮與媼詢筱香之性情。謂苟能撫吾孫妻之。亦可不必婢妾也。媼大喜。李轉不以爲然。恐筱香習於花柳。不能主中饋。函致丁使微示意。筱香令筱香絕望。李蓋無他惡意。不過以愛始者。恐將來以怨終也。筱香大。

慟。乃濡筆伸紙。遺李一書。詞極哀婉。書略云。由丁君處得悉尊旨。悲感交集。痛
 婦星之忽墜。知中饋之猶虛俯仰。茫茫未免有情。誰能遺此。然而花經證果。春
 不重來。伏冀勉力加餐。諸凡自愛。文郎伶俐。當必扶床索笑。足慰高堂。而君子
 用情始終如一。猶慮黑心符起。黃口變生腸。旣九迴絃。難遽續仁人厚意。慰及
 重泉。使妾聞之。更不覺仰望雲天。永懷高義。妾飄零身世。萍絮無依。質旣歲暮。
 性尤伉爽。往往於酒場歌謡。不合時宜。覺莽莽風塵。大率紈袴人多知音。客少。
 一枝薄命花。正未識雪虐風饕。幾時償完情孽耳。飄泊如妾。正合永離塵世。還
 我本來替君家夫人了輪迴之劫。而乃有福者死。薄福者生。蒼天蒼天。憤憤如
 是想。有心人當不以是言爲矯也。嗟乎。花流紅淚。燭穆枯心。歡喜之場。皆悲哀
 之境。緣窗寂坐。每復言念君子。寤寐不忘。自維旣垂青眼於前。當不至背素心
 於後。雖調羹洗手。未解當家。而捧硯焚香。尙堪侍坐。是以不揣愚昧。俾願永抱。
 以爲此者。殆疑妾託迹烟花。難期永好。殊不知妾酸鹹之味。久已備嘗。望火裏。
 衣裾。迨得傳聞。始知顧慮周詳。葑菲永棄。命也如此。含嘆何言。然而君子之所
 以爲此者。殆疑妾託迹烟花。難期永好。殊不知妾酸鹹之味。久已備嘗。望火裏。

之青蓮拜佛前之紫竹伶仃弱女久願皈依淡泊貧家自甘藜藿見墮溷之花而不肯一援手在妾固生成之魔劫蝎在君亦自覺其不情是以重浣兔毫瀝陳蟻悃倘仍付之一笑置若罔聞則是以愛始者以讎終黃浦江深清淮夢杳當待君於九泉之下耳書不盡言望雲雪涕惟君子實圖利之敢佈區區諸惟愛鑒辱愛妾筱香百拜李得書笑曰妮子乃以死劫我耶由是益遠筱香丁偵知其事竊不直李垂垂又越一載李致書於丁使在滬上物色妾媵身價在所弗吝丁大笑曰吾計遂矣往商筱香告以李覓妾事筱香涕弗能仰丁曰汝勿憂吾當以策戲覩庭乞汝助吾一臂之力筱香曰助力奈何丁曰彼貯金屋以藏嬌吾卽以汝應之筱香泣曰茲事吾弗能旣見棄而強求合焉是重吾恥矣丁曰人生幾何孰一以往天地間無快心之境矣卿但坐鎮指揮而操縱之是在吾耳於是修函告李謂已代覓得佳麗貌與筱香埒而年齒稚於筱香但娟娟者家有老母弗忍遠嫁子姑來就定情後携回家不汝瑕疵也李大喜擇吉買舟來滬丁卽掃除己舍爲合巹焉却扇大驚蓋含睇而凝粧坐者固儼然前

度桃花也。李大慚知墮丁算中，筱香又數其薄情而切責之。李唯唯謝罪銀河。水溢錦帳春深，伉儷愈篤。

▲蕭洵

蕭洵字敏之，紹興人。版席爲業，乙未貿於揚州。是年長夏苦雨，驕陽不張，炎伏有似深秋。貨苦不得售，旅費浩繁，不但無所贏餘，並母金而亦喪焉，不能返里。遂流離道路，類似丐者，延至歲暮，窮陰沴寒，益瑟縮不支。自念救貧無策，生不如死。遂躡躅南城外，地名三叉河者，將自投於水。臨河有僧舍曰高旻寺，方丈靜修見之，弗忍，詢其疾苦。蕭具道顛末，靜修曰：「居士不棄寺多空屋，不患無棲止。粗糲之飯亦可療飢，來春融和再商量歸計耳。」蕭大喜，遂居寺中。蕭本無室家，卽亦不思去。如是者二年，蕭能書善棋，凡寺中之募疏及經卷，皆蕭一人手筆。暇輒與靜修對弈。一日江西龍虎山張真人來謁，兩淮鹹使亦駐節寺中。靜修命蕭奔走，真人左右真人偶與蕭傾談，宛轉輒如人意。真人大喜，乞於靜修，擬挈蕭爲侶。靜修唯唯。於是蕭遂歸真人。真人之出山也，本爲斂錢計，沿途所

獲不貲抵揚自鹹憲以下至商人中之富者無不有所供億蕭首爲眞人建策謂眞人於尋常富戶亦多往拜謁殊失身分後宜自重故眞人由揚而蘇遂深居簡出不輕示人以面目而符水之符得蕭點綴人益神之蕭由是遂假眞人之名極飛灑之技閨門寡婦羅氏年二十餘極有姿首夫早歿積資甚巨族人覬覦財產各思遺子入繼婦迄未允惟春花秋月憶戀亡者頗苦搜湮鬱之疾疾作時輒迷惘喃私語人咸謂故夫附其體一日聞真人來良喜獻百金爲真人壽乘輿往謁真人乞爲驅逐鬼魅方婦來時蕭窺而豔之心頗動眞人命其濡硃爲符筆書錯亂倒印鈐記於上婦謝欲行蕭背眞人又與以少許藥末囑歸後用清水吞服婦如其言服後遂絕家人大駭求救於真人蕭請往按視眞人領之蕭往赴婦寢所遍命家人出房褫婦上下亵衣就而淫焉婦醒駭絕蕭曰勿聲吾眞人之高足弟子眞人謂我與卿有夙世緣此來所以償也婦年少而孀平時以禮制情終屬勉強得蕭良愜所好又重以真人言意謂旣屬前因則不至得罪於故夫而擾冥譴惟時時防輩語耳往來日益密真人將他適

蕭不忍離婦，遂辭眞人而留滯於金闕。既擁佳麗，又享溫飽，已無復蕭寺淒涼況味矣。逾年生一子，族人大譁。嗚於官是時，民國新立，適用新刑律，婦人例得再醮。官薄譴蕭，而與婦反得公然成爲伉儷。蕭於是醉心革命，南京第二次獨立，蕭半出羅氏之財產以餉南軍，得授爲中將。與何海鳴居守北兵，南下城破，何遁蕭率部下數十人與北兵巷戰，敵中有一健兒貌絕類婦之故，夫蕭在婦家固習見其小影者，至是大驚疑爲冤魂索命，倉皇中遂爲敵所獲，牽至轍下授首。健兒名王成棟，以斬蕭功得陞授一級。後羅氏母子不知所終。

▲鶯戲誌異

鬼神之道，儒者不談。况在今日，雖然，余竊願舉吾曾涉之境，貢諸當世，非敢惑人。蓋至於今，余猶惑焉。其事爲辛丑十一月至十二月，事迹多幻怪，又積詩累數百首，恐爲大雅所譏。久藏諸篋笥，越二年而散失，無復存者。歷歷回憶，又若存若亡。哈子蓉村亦當時局中人也，爲談昔日墜歎深以此事終就澌滅爲憾。蓉村曰：此稿吾有副本，余大驚喜，喟然嘆曰：意者天地靈迹，必待吾發明耶？長

日多暇。爰綜事之大略。約略編次。都爲一卷。時日不能詳。詩亦多有遺闕者。以
 蓉村抄本。與余前本有詳略也。今日者。科學發明。博物君子。考究其理。果何所。
 憑而能然。亦格致之一助也。初余讀書於吾鄉宛虹橋古火星廟中。廟多神像。
 猩獰怪異。形如生。右偏軒然建屋兩棟。其後棟爲一廳。廳前多花木。余種植以
 臨玩者也。日夕居其間。琴牀茶灶。良苦岑寂。無多朋好。有素心者。二三人。時相
 過從。或一棋。或一茗而已。上元華君桐字可亭。一日來述其友凌太史死後降
 战事。娓娓不倦。余竊笑其妄。不辯亦不聽。凭几頹然臥。蓋吾鄉多有設壇以禍。
 福誑人者。余嘗聞而惡之。默念讀書明理。如可亭而亦爲是誕說。何耶。可亭知
 余意。他日引伍星台來。星台亦士人。與可亭爲姻姪。曾親見凌降乩狀。復剽余
 曰。君卽不信。盍姑試之。以實吾言。何如。且亦消遣法也。余唯唯。竊欲覘其異。爰
 命家人製乩盤一乩筆一。不日而成。告可亭。是時適秋初。薄雲織天涼風入牖。
 日猶長。翛然無事。可亭裁黃紙作方勝式。整襟危坐。濡硃毫斂笑屏氣。先大書。
 勅令二字。復用筆左右各一撇。中累四字。曰風馬雲車。星台則指揮短童設案。

焚香燭淪佳茗薦花果。上設一座。一若真有仙人來迓也者。余及弟鏡安竊吃。吃作鶯鶯笑可亭。猶呵余不莊。少頃諸禮咸備。可亭焚先所爲黃紙於爐。曰此卽召仙之符也。焚符訖。可亭立於右。星台立於左。挑一指託乩筆。以筆尖按沙盤。屏息而待。良久不動。余失笑。可亭顧星台。未及答。筆果旋旋然。星台大喜。然終旋旋然作圈。不能成一字。余笑。不能忍。如是者三。星台亦遽怒。擲乩筆於案。余笑。大縱先是。可亭復作一符。係一退字。旁綴以五圈。作連珠狀。擬降乩後。焚此符以退仙。至是仙旣未來。則更無所謂退矣。自秋徂冬。可亭間一來。來必設乩。然終無效。亦旣興闌意索矣。當其設乩時。余亦時以手試乩筆。覺甚重。似有人接之者。亦未審何故。然當日斥之之心。稍稍怠矣。無人時。亦偕鏡安試爲之。第除旋旋然作圈外。惟有「吾乃」二字。略可辨識。益以爲奇。自後可亭雖不來。余亦忍俊不禁也。一日余及鏡安又爲此戲。乩甫及手。僅作三四圈。忽現「吾乃本坊土地」六字。余顙鏡安。而驚意謂吾。乩能得土地降臨。亦大是幸事。猶鄉里老人不得一見長官見里中甲長而已。如獲異寵也。方望其續。

書而其所書仍是（吾乃本坊土地）六字余擲筆復至座前長揖喃喃如有所禱再扶亦再成（吾乃本坊土地）六字鏡安大笑余亦大笑然余自是遂自謂能扶乩能與神人共語思出炫他友他友笑余亦如余曩之笑可亭余私揣可亭之所謂乩者得毋亦僅如我之所云云耶然聞其津津道凌事殊不類凌能作家書能對家人述平生事顧豈如我家土地祇解畫名而已耶因是益疑可亭附會其說爾月杪日晡余有弟子曰陳楚三時十四齡習見余設乩心竊好之窺余不在強鏡安與之爲戲乩忽書云（吾乃石君五子金匱縣人因有事到此）鏡安大驚屬人走告余謂乩且驗矣余坌息面至屏氣鞠躬立其側乩續書云（遙望他鄉總寄愁無端寶劍劍光收從今一棹歸何處空把胭脂血淚流死後殘魂悵渺茫回頭思想九迴腸妻孥孤苦誰相問我欲飛身至故鄉）余此時見所未見驚喜過望心搖搖惟恐其不復作字惟作字甚艱澀閱時良久始成數字星影透西櫺寒氣薄人中衣燭隱滅不甚光耀儼有人據座上咸爲之噤默然又不忍遂罷細揣其詩雖不甚工然以其爲乩也頗實視之

窺其語意爲飄零異域之孤魂無疑夜漏初下余益敬畏囁鏡安罷余言甫出
 卢途書云（明日再談退）余讀其詩歸家冥想默念旣鬼矣胡以猶有羈旅
 之感戲語閨人柔馨柔馨笑曰俗傳津梁咸有鬼神守護宜石先生之不能飛
 越也余爲啞然復曰卿婦人宜有是語余良不信遂從枕上口占二絕次日甫
 曉徑披衣起至寺躬親灑掃設壇供以香花多爲符籙必誠必敬蓋人情於所
 不信者及其信也較他人之信者愈切余之於卢也亦然是日在座人甚多則
 孫伯仙也孫仲英也周鼎臣也余仍囑鏡安及楚三扶卢筆緣余試扶之殊格
 格不相入耳余謹呈余所爲詩二章於案詩曰香雲散作滿壇愁遺蛻何年冷
 未收聞說夜台無管束如何一死尙飄流九泉黑月路茫茫苦語聲聲替斷腸
 聲欸偶親春滿室不妨忘却是他鄉少頃卢途大動云吾乃石君五子至矣
 一花殘月缺奈何天想煞人間李謫仙吾輩鍾情眞乃爾他年會許結良緣此
 詩甫成余大驚緣是時余適有綺恨翠屏禮點頭翻歌遂嫁之詩金屋荒唐未遂
 藏矯之願而詩中語意一若此後仍有良覲者天道難言仙乎詎我蓋於今已

忽。忽。九。年。矣。乩。又。書。云。我。見。君。詩。感。不。禁。塵。寰。何。幸。有。知。音。祇。愁。風。雨。歸。來。日。
 誰。譜。南。軒。一。曲。琴。余。讀。至。末。二。句。忽。忽。若。有。所。失。蓋。余。居。南。軒。下。曰。祇。愁。曰。誰。
 譜。吾。殆。將。死。耶。思。至。此。頗。悔。與。乩。爲。緣。孫。氏。伯。仲。及。鼎。臣。咸。願。余。而。笑。其。笑。之。
 者。亦。以。此。二。首。詩。似。窺。見。吾。隱。也。且。余。尤。有。慮。者。余。自。九。月。至。是。時。日。下。血。數。
 升。醫。治。罔。效。勢。甚。委。頓。故。尤。覺。南。軒。一。語。爲。甚。不。祥。情。動。於。中。遂。不。能。忍。乃。禱。
 於。壇。乞。仙。人。賜。藥。乩。遂。大。書。云。〔服。無。憂。草。三。錢。〕余。閱。之。乃。長。嘆。曰。至。哉。言。
 理。不。言。數。此。其。所。以。爲。仙。人。之。言。哉。余。至。是。敬。畏。益。甚。舉。疇。昔。鄙。夷。之。念。悉。化。
 爲。烟。雲。矣。爰。卽。席。成。一。律。以。廣。其。意。云。憶。卿。憔。悴。見。卿。羞。小。步。闌。珊。嬾。下。樓。世。
 上。儘。多。花。解。語。人。間。焉。有。草。忘。憂。鴛。鴦。爐。冷。雙。金。箸。翡。翠。簾。閒。十。玉。鉤。落。月。惆。
 欠。梅。子。白。畫。欄。粧。點。玉。兒。愁。余。之。爲。是。詩。也。蓋。已。明。訴。心。事。欲。借。迷。津。之。筏。而。
 開。火。窟。之。達。矣。猶。惴。惴。恐。仙。呵。叱。羞。暈。攢。於。眉。際。者。散。若。霞。綺。人。竊。竊。然。笑。之。
 燕。憂。曲。曲。檻。干。迷。亞。字。沈。沈。絳。帳。壓。雙。鉤。傷。心。賦。罷。庾。開。府。何。必。深。宵。暗。自。愁。

余讀之。覩然一笑。此後仙人及他友疊鉤字韻。多如束筍。如癡情。未剪憑風剪。
 舊恨防鉤怪月鉤風侵瘦骨寒留夢月上眉梢冷不鉤磊塊何堪澆魯酒飛騰
 指日化吳鉤馮驪淪落悲彈鋏司馬蒼涼感竊鉤送嫁替人憐壓綫逢場笑我
 慣敲鉤燕依舊主仍巢戶魚避生人不上鉤搜索枯腸窮工極巧亦不復記爲
 誰人所作。後有蘇通蘇吉降壇。亦疊是韻。有佳句云。隋代君王甘失國漢宮妃。
 子亦名鉤。同人亦已俯首稱許。後又云。長條弱絮垂垂遠工筆梅花細細鉤押
 鉤子韻。至是可謂神妙。欲到秋毫巔矣。一日鏡安及陳楚三均他出。而鼎臣適
 來。相對無賴。鼎臣又欲扶鸞爲戲。余笑曰。鸞手不在此。(俗謂善扶乩者爲
 鸞手)恐無能爲役也。鼎臣笑曰。請試爲之。天下事有學而不能。未有不學而
 能者也。余曰。諾。又命人設案。余乃與鼎臣各執乩筆一端。果不似鏡安與楚三
 嫋熟良久。乩始動。字不類石君五子。余及鼎臣大駭。乩云。(吾乃何仙人。
 至此有何事可問)余驚絕。覺其筆勢甚蒼莽。又聲色俱厲。鼎臣曰。仙人旣以
 何事爲問。吾等不可無以答之。旋長揖請問。終身蓋是時。余等猶未能免俗聊

復爾爾也。乩狂書云。不意真同才子來。承斯能引子孫賢。君家富貴根基厚。一路榮華到白頭。詩未畢。余已忍笑。不得及乩停。余狂笑曰。此亦得成爲詩乎。乩云。(何得謂爲非詩。豈效汝書生輩描頭畫角。然後謂之詩耶)。余曰。他姑勿論。何以每句各得一韻。乩云。(不拘體)。余顧鼎臣而笑曰。仙人亦善辨哉。鼎臣曰。下二句譽我實甚。惟上二句。余甚不解耳。余笑曰。以不解解之可也。鼎臣復強余亦問終身。余從之。乩又云。大地看吾却不凡。天心自有好爲時。飛騰直待中興日。名節雙雙震九重。余讀之默然。使仙而非靈也者。亦既已矣。使仙而果靈也者。則此詩看去似吾終身猶不落寞。然名節二字不重。使人酸鼻耶。乃續問云。詩中吾字是仙自謂抑謂吾也。乩云。(何必問)。余又問云。清朝猶有中興之日否。當在何時。乩又云。(大造有造)。然余終薄其詩不佳。不甚信。然其所語頗有至理。大造有造。不盡機鋒也。蓋此詩余至今猶賴之祕篋。云鏡安歸。見仙人能判終身。益喜。次日虔誠將事。指名索何仙人。臨壇香烟裊繞。盈於一室。鏡安匍匐於地。默有所禱。余弗能知。惟見乩筆大動云。(愚不安愚而可。

乎。布衣何必處茅廬難難。此時但見鏡安面爽若失。愁然寡歡。乩亦不動。彼亦不能再扶也。蓋鏡安五應童子試迄不得一售。今日默禱特詢功名而乩語如此。若呵叱也者。鏡安既羞且恨。余等猶以下屆歲試慰之。詎知壬寅鏡安則館於安慶。王氏未及與考。癸卯旋丁內艱。悠悠三年而停止科舉之命下矣。青青子衿在今日。誠何足重。惟當時士子甘以身殉。一若不列膠庠。遂不得爲人也者。其志可矜。其愚亦可憫已。自是以來。余輩遂日與乩爲緣。藉爲消遣。塾中有十數生徒。相與伸頸墊足。窺伺舉動。所有學業上之課程。多所荒廢。殊可嘆也。惟是余諸同人。之爲鬱戲也。旣非弋取錢財。又未妄談禍福。余之言曰。庶幾乎知言之君子。不至重取戾乎。偷奴不察。乃竊竊然謂仙人之詩。皆余僞作。設乩詩不佳。則余茶溫飯飽。卽寂無聊賴。亦何至託爲怪誕。與世周旋。設其詩誠佳矣。余又奚爲不闡入吾集。使後之人知涵秋者。並鑒其能詩。豈不大幸。必託名神鬼。抑又何耶。似此輩語本不足。辨特當時。至少氣盛。不能無劍拔弩張。之概。遂更成二絕質之乩壇云。神仙何幸。降瑞台幅幅珠璣。手自裁我已捧詩。

甘百拜隔。花人尙笑。相猜居然。口角宛相同。豈是精魂暗地通。想亦前生爲情死。散花人去法壇空。厥後好事者往往親至壇側。作種種之試驗。浮言乃稍斂息。一夕石君五子臨壇。余女俊鸞適在側。時方五齡也。余曰。俊鸞試拜仙人。仙人當贈汝詩。俊鸞如余言。乩果成一絕云。天把聰明付女兒。掌中珠顆也嬌癡。笑他月落參橫夜。猶向耶娘要背詩。蓋是時余方教俊鸞讀唐詩。能琅琅上口也。嗣後與仙人往來漸親密。凡遇設壇。不復作符。且互相嬉謔。真所謂脫略形骸。外矣。冬暮欲雪。窗外有梅花一株。旁設藥爐炭灰堆疊。余徘徊其側。戲摘梅花一朵。握於手中。入室向乩云。仙人試猜。余手中所藏何物。良久。乩書云。『炭屑。』余伸掌大笑。謂仙人乃不能前知耶。乩又書云。『我本無格物之學。涵秋何狡猾乃爾。』酬唱之作。以押坡字韻及男字韻爲最多。美不勝收。惟此稿散失。無復存者。所存者祇吾以上所記云云耳。迨至歲闌。余解館。諸友亦各星散。人有勸余者。云謂此事不可常與爲戲。蓋久與鬼物近。精氣能使人消索耳。次年乃決意不復設壇。他日有友人知吾能爲此事。往往號吾爲之。吾亦不復能。

應長夏無聊執筆誌述或亦爲閱者消夏之助云爾。

▲邱虎

邱虎盜徒也見獲論死囚於獄適行刑者曰孟良爲其舊好虎遂日乞於良冀私縱之良笑其愚而不忍逆其意也僞曰汝在獄有監守者無縱汝理俟有刑期我以刀割汝縛呼曰縱汝卽縱勿返顧或可逃死耳虎大喜以爲良誠愛我乃日望刑期甚於望歲一日果將殺虎良來虎帖耳隨良密詰以前語良曰然良乃握刀刺虎頸方刀下時戲呼曰縱而虎之頭顱已擲出十數步外虎不自知聞良語亦諾曰縱奔馳數百里若恐有蹕之者偶回顧忽蹶起復奔遁至境外以爲無害乃傭於富家娶一婦甚相得如是者又五六年知事已寢別婦潛返並貨禮物思酬良德白晝不敢行乘夜叩良門良問爲誰虎曰我邱虎也三問三應之良大駭知其非人恐厲魄爲禍乃衣前者行刑之衣執刀而出奪門良遂仆地不起良就視之面目另是一人莫究其故不數日虎妻來尋虎遂告大呼曰虎敢爾我曩戲汝耳汝死久矣我在法不當縱汝汝猶仇我耶虎驚視良遂

良於官官不能決。良今猶在獄。

涵秋氏曰。此事驟觀之。幾疑不經。而不知實有至理也。虎日日思縱孟良雖戲虎虎不以爲戲也。日夕輾轉於心者。惟是而已。故魂出體時。凝聚不散。然虎而魂亦安能娶婦。復生五六。年知其蹶時。必與他人之尸遇。是時已有形質。特虎愚不悟。非我耳。後見孟良作曩日殺己狀。虎又大恐。而魂乃散。此時虎遂真死矣。彼爲之婦者。不知虎知虎之面。當如是而已。告良亦不爲無故。世不乏高明。苟遇斯獄。試思作何判決者。

▲黃鶴樓之啞婦

都人士之遊武昌黃鶴樓者。無不知有啞婦。丐於途。鬻衣百結。呀呀然。犁面垢髮。而乞憐也。吾飲於樓。有酒傭者。知啞婦事甚詳。來告余。啞婦有夫。王其姓。無字。以賣水爲業。與啞婦生二女。長者能應門。幼者抱於懷。啞婦無他長。長於丐。丐之所入。不十載已。儲有七八百金。夫則瘁筋力之餘。亦得三百金。從山下結廬。以蔽風雨。時時出所儲。以權子母。近又於城外。購良田無數。而啞婦之丐。如。

故形悴而心娛。體敝而天全。世界之不材木也。而獨能耐霜雨以免斧斤。夫里巷之子小有所獲輒供梁肉購衣飾。妻錦繡而子金玉。視其筐篋則空如也。無已則質質不足。則售卽有錦山且將化玩好以飛去已。况涸轍乎。若啞婦者得財不知所用。故能常保其財。否則十載中此區區者並不足供揮霍矣。啞婦得財不足異啞婦。因丐而始克保其財。爲足異也。嗚呼。吾嘆啞婦。吾嘆天下之不如爲丐者多也。吾益恐天下之流爲乞丐者。此後將纍相望也。卽謂啞婦之非丐也亦宜。

涵秋氏曰。使啞婦出資爲其夫運動。得一縣知事。則己且爲命婦。而彼之二女。人亦相與愛弄之。曰小姐。小姐。嗚呼。此啞婦之所不及知也。於是乎世之爲縣知事之婦者。日益驕貴已。噫。

▲王平

王平。臨淄人。父早歿。老母佞佛。當時有王道婆之稱。平幼失教。不務正業。日與匪類爲伍。頗精於拳棒。設酒肆於去村十里曰紅柳莊。月黑風高。往往與儕輩。

夥劫富戶間有孤身入其肆中只須腰囊中優有金帛平必解其肢體瘞於地害無一得免者坐是積蓄頗不落寞惟自念殺人既多恐攬天譴習聞老母言謂觀音經能除一切苦厄於是凡劫一人必誦經百遍凡殺一人必誦經千遍習以爲常知其事者苟見平坐蒲團捻佛珠時預料其必白刃刺人歸也平自以佛爲護符屠殺愈酷爲盜十餘年果未嘗一次爲官捕獲益信佛法廣大膽由是愈壯辛亥民軍起義於武昌風聲所至魯境響應淮北十三協營潰平乃率其羽黨轉掠東南沿海爲斬雲鵬都督所擊平又遁至揚州白米鎮有別業郡紳卞姓世居於此平入其室搜括無遺次晨鳴於官是時筦軍政者爲丹徒徐寶山方以肅清土匪爲己任聞之大怒遍佈偵探大索賊期在必得不二日獲匪無算平亦在其中焉徐縛諸賊於轅門一一手刃之以警衆將及平平喻啞不絕徐駭甚疑其有妖術再聆之則宣佛號也徐素重浮屠心動遂釋平不殺並引平爲警衛平益感奮思建功以自効浦口之役徐幾爲敵炮所中平眼捷疾飛右足仆徐於地砲彈乃不中徐而徐之裨將董開基死焉一載徐

爲奸人所害。政府又解散其軍隊。平鬱鬱不自得。又適在資遣之中。侘傺無聊。乃重理故業。夥劫江甯三山街衣莊。爲同黨供扳。遂下獄。民國成立。凡犯劫盜案者。率律以軍法。槍斃之。行刑之期。槍斃者凡七人。纍然牽至西門外。平自念。此番必無生理。然宣揚佛號。仍不少輟。旣抵刑所。先平而死者已三人。惟中槍者。必反側呻吟。刑人恐其不死。必更予以槍。甚至四五槍不已。平旣被槍。一仆倒地。不復動。刑人亦不再擊。以槍轉而及他盜。行刑旣畢。轟然遂散。平之槍實未及要害。良久甦醒。四顧荒野。暮靄沈沈。脇下洞然。血溢如水。忍痛掩瘡口。狂奔五六里。瘡口復裂。力不能支。奄絕。又倒於地。比醒。則臥於榻上。身畔坐一女郎。裙布荆釵。風致殊媚。雅顫聲嬌呼曰。娘客人愈矣。便見老婦蹀躞近榻。顧平笑曰。客請安睡。勿勞清神。致增他變。彈子貫肝葉。幸代取出。不日可冀痊愈耳。平顧創傷已繩帶平妥。心甚感激。口呼荷荷而已。後詢婦人家世。知爲謝氏。夫曰。謝景天。業瘡醫。逝世已久。無子。遺一弱女。曰玉容。卽疇昔所見之垂髫女郎也。老婦稍稍詢平。蹤跡平僞。謂遇盜劫掠。輒重盡失。僕侶亦星散。孤身中槍。空

息逃避幸賴救護沒世戴德不敢忘言際歎歎婦曰客既無所歸矣家有薄田數頃能食苦助母女播種不患無噉飯處不必奔走四方也平唯唯遂留滯於是小家無多屋宇玉容出入即亦不避一夕平由前山負薪而歸幕見門側隙地有紛瑩畫作連環狀平爲道中人見之大驚私告玉容曰今夕將有盜來劫吾家地上粉瑩所以爲標幟也雖然吾力能辦幸勿語老母老母驚懼反敗吾事玉容聞言大駭欲啼平搖手止之於是先以清水沃地上之粉瑩使少不留痕跡入夜促玉容及老母闔扉安睡已則盤膝坐庭下身畔置鍬鋤各一具少頃月出如銀盤林木翳影蔭蔽平體驟視之不知庭前之有人也魚更三躍果有數健兒探身牆外先以一小磚擲地鏗然有聲平駭噤又恐衆寡不敵惟念觀音經能屢脫吾於險但持吾咒或可却敵於是又默宣佛號剛至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忽牆頭有人低語曰是王大哥耶平聆其音始恍然知爲舊日黨羽亦遂答以暗號羣盜信是故人紛然越牆入與平寒暄並詢平已就戮何以尙流落於此平歷敍顛末相與扼腕是夕首盜曰胡老么謂平曰吾固知謝家

害。藏富又豔其雌。今茲來也。將劫其財。並虜其女。今旣爲大哥禁鬪。則此行虛矣。平曰。娟娟此豸。固猶完璧。我以感恩故。未忍染指耳。中有黠者笑曰。大哥愚騃哉。我輩所操何業。而乃煦煦爲仁耶。苟思不虛此行。竊願爲大哥媒合之。平曰。媒合之奈何。黠者曰。我輩紛然而來。又忽悄然而去。其實大哥之德。彼家也。至矣。然而蠢嫗何知焉。以吾計之。吾輩仍從事於劫奪。大哥執兵僞與吾輩周旋。吾輩去而大哥之功成。挾功以要之。則寇讎也。而婚媾矣。羣噪曰。此計良善。此計良善。平亦不能止也。羣盜旋大聲破扉。列炬于庭。耀如白日。母及玉容藏。臥帳中。索索而戰。平執鍤鋤往來。抵抗衆。破帳擁玉容出。玉容大啼。平則以身蔽玉容。羣盜本與爲戲。呼噪而已。平舞鍤鋤。與致愈豪。暗念盜走。我不獲一人。則功不見。不如乘彼等之不備。因而撲殺之。大呼奮起。鋤及一盜。腦漿迸裂。衆盜大駭。天色已破曉。喧鬧既久。村人亦有起者。盜乃遁走。平視死盜。則黠者爲其畫策者也。次日掩盜屍。平語村人。自矜其功極妝點之致。又謂玉容假非爲我援手。則爲盜玷污久矣。嫗感平德。又恐盜謀報復。不如以玉容嫁平。平不去。

則盜不敢至爲家庭禍福計固莫有善於此者。村中父老亦咸憇慮於是平。遂贅入謝氏。享溫飽焉。平不能習苦。又不事。事後遂挈玉容母女住居城市。終日游蕩。家計益蕭索。賭又負。思貨玉容爲償。逋計胡老。久輩日思報平仇。使人誘平於郊。聲其罪而剝其心肺。平至死猶呼佛號。不置云。

▲蕭士成

江甯蕭士成。業儒。幼失怙。賴母氏撫之成。人家有薄田。每歲饑。尙足自給。成勤讀不少倦。以期蜚聲庠序間。弱冠訂婚於同里之王姓。王姓爲邦之世胄。其先世以武職起家者也。膝下僅一女。頗美麗。父母愛之甚。以爲此吾家一顆明珠。置諸掌上。猶恐不當。忍令其習烹飪縫紉等事乎。他日卽爲擇壻。亦必如吾女者。始稱佳耦焉。有阮某者。與女爲姻姪。涎其色。嘗往晤女。冀親芳澤。女稍長。知阮屬意於己。時亦報以青盼。阮遂請於父。情人向王求婚。王以阮非女匹。拒之。致使年逾標梅。依然待字。而城中搢紳子弟。雖明知女美。卒無敢與議婚者。蓋以父旣赴女。亦未必幽嫋貞靜耳。士成有父執與王善。知蕭未授室。乃

爲之撮合而姻事遂成于歸後伉儷彌篤惟女驕養閨中已成習慣至責以中饋之道則茫無所知姑婦間遂因此勃谿士成以未得內助固屬憾事而又詬詈不已失堂上歡心則尤爲終身莫大之憾中懷鬱鬱無可如何且女每於負氣時卽回母家居住子然獨往非一日矣某日女藉他故與姑口角揚言曰吾今日歸甯去矣實則女有外遇託辭以踐私約也女之外遇爲誰卽前此求婚之阮子耳阮雖爲女父所拒於女則不能忘情仍以戚誼時來女處女憐其癡也不忍拒絕目成心許在未嫁時固已有染及歸士成阮子大失望每於花晨月夕思女不置私謂天倘見憐或者尚有後會故嘗遣僕往探女之蹤跡每遇歸甯則阮必先時而至亦若預訂期會也者他人不明其故女獨知之然以婢女在側不便互談衷曲乘隙乃擇期約阮幽會於某所其姑與士成未悉底蘊以爲此其常態耳卽亦聽之婦乃調脂匀紛對鏡理粧秋水盈盈實足勾人魄魄粧成纖步出門雇人力車一輛往某處與阮相晤詎阮因他事羈絆屆時未能如約女心不無怨阮思欲折回又恐夫婿質問無言可對不得已因仍返母

家○輿○人○以○其○行○蹤○詭○祕○口○雖○允○諾○心○早○存○不○良○女○甫○登○車○輿○人○卽○電○掣○風○馳○直○向○荒○僻○之○境○馳○去○女○因○所○經○之○路○迴○殊○平○昔○卽○令○停○止○無○如○車○力○較○前○更○速○輿○人○且○亦○置○若○罔○聞○未○幾○行○抵○一○空○屋○輿○人○停○車○趣○女○入○女○知○有○異○然○違○之○恐○懼○於○禍○乃○姑○入○屋○覘○其○究○竟○既○入○則○門○卽○落○鎖○內○有○二○男○子○在○焉○二○男○子○者○輿○人○之○同○輩○也○見○女○來○大○疑○以○爲○彼○亦○寢○人○子○何○時○得○此○神○仙○眷○屬○若○云○非○耦○則○又○安○肯○入○此○室○處○宜○其○有○所○惑○也○輿○人○當○附○耳○與○語○咸○樂○並○引○爲○彼○蒼○所○賜○白○晝○卽○挾○女○宣○淫○女○以○若○輩○皆○偉○男○亦○不○堅○拒○爲○日○旣○久○士○成○疑○婦○家○匿○其○女○不○令○返○往○迎○之○門○且○怒○言○於○翁○曰○娶○婦○爲○侍○親○計○有○婦○而○常○居○母○家○娶○之○何○用○翁○與○婿○以○女○故○素○不○相○得○又○因○此○次○女○未○歸○甯○胡○來○責○備○轉○疑○壻○之○謀○殺○其○女○彼○此○遂○致○興○訟○官○以○女○旣○失○蹤○究○莫○能○斷○命○差○役○四○處○尋○覓○俟○女○至○再○行○裁○判○案○懸○數○月○莫○得○要○領○輿○人○輩○獲○此○佳○麗○自○謂○溫○柔○鄉○可○以○終○老○矣○乃○漸○棄○其○勞○働○職○業○三○人○棄○業○後○里○衢○間○遂○不○復○常○見○足○跡○凡○與○之○同○類○者○私○相○議○曰○某○某○等○非○自○食○其○力○無○以○謀○生○活○今○棄○其○業○而○不○爲○毋○乃○別○有○所○謀○與○時○差○役○正○覓○女○不○

得聞其言。卽詢三人所在。否則當拘於官。若輩知爲差役。不敢隱。乃告以原委。差役立捕三人。並女至堂上。諱其與所歡私約一節。但言某日歸甯。雇人力車一輛。該輿人以女不識路徑。心懷叵測。行抵空屋。迫使女入。不從則出利刃威逼。女以弱質。無力抵抗。遂爲三人所污。云云。官得其情。立收三人於獄。通詳上憲。前清刑律。和姦者杖八十。強姦則罪必至死。彼輿人等受刑有日矣。時江甯新易盧令。閱此案。尚有疑竇。復坐堂訊鞠。三人皆俯首無辭。盧見女爲尤物。亦非正派。詢以三人姦汝時。何不呼救。卽臨時不能呼救。數月來。豈無間隙。出外告發。而竟安之。若素此卽和姦之鐵證。尙復何辯。女無言。獄乃平。反官令士成領女回。士成不願。詢王。王亦不顧。遂交官媒發賣。阮子聞之曰。吾之素願可償矣。乃往領回。得爲夫婦云。

▲潘書琳

潘某。直隸人。宦於江蘇。子二長。書瑛。次書琳。篤于友愛。隨兄返里。寓于濟南之村店。沽酒對飲。適門外來一丐者。索錢。兄怒。不與。琳竊與之丐。丐。遂喃喃罵其

兄怒。適有醉意。乃取座上菜椀。遙擲之。觸丐額。血溢不止。撫之已絕。村人大譁。拘其兄就質于官琳。隨兄往。堅承丐爲己殺兄大驚。謂汝何能殺人。琳笑曰。兄自憐我耳。我殺丐安忍累兄。官亦弗能辨。然憐琳幼。思開脫之。遂監弟兄于獄。而函告潘某。使以金來賄者。家屬活兩兒。潘聞之大驚。急謀諸婦。婦不許。曰。若何言。金子是從辛苦得來。烏容枉自贈人。兒死當聽之耳。潘某不能強丐。家又迫官急。官不得已。出兄乃坐琳誤殺論絞。此光緒三十年事。友人胡君親爲余言之。

涵秋氏曰。家有令子。而不知及。其論罪。又寶塊然之。金而殺兒。狠婦心肝固無。得賢子理也。書琳之死。宜矣。

▲四儂

四儂。丰采絕世。六七齡。喜飾女娃裝。揉桃花。敷面鬢。分插雙茉莉。柔冶欲融。曼聲唱。烟籠寒水月籠沙。詩喃喃如春燕。聘同里女。爲婦貌與四儂伯仲。人戲呼曰。五儂四儂。遇五儂必前引其裾。五儂羞避四儂。大愧。欲啼人語其故。謂未

成婦不宜偕汝嬉。四儂遂迫父母嫁娶。父母不忍逆其意。合卺夕。四儂袖菓餌。餉新婦。終夜吃吃詰旦。衾枕間則皮核滿焉。閨中因戲時。嬌嗔迨破瓜。則愛戀之態始異。戚黨迓五儂。四儂必偕好聯袂遊名山。深岩絕巘。無不涉迹。衣風繁化。迭運十餘年後。誰復能駐顏色。卽令再生。我且非我。復知君爲誰。因相與歎歎。會值秋夜月圓。如鏡纖趺拾級。不知幾十曲。折得廣址。約數畝。微埃不驚。卵石可鑑。對坐賭背。南華金飄倦流。互偎瓊玉。有桂子拂落衫袖。叢林中隱隱露。欽弁男宛。四儂女宛。五儂者也。乃大歎詫。又曰。昔所以戀此委蛻者。以面目故。恐一旦凋謝。芳華遂零。徒使憾天地者。憾無美人。今有肖我者。是我終在宙。合間矣。乃聚桂蕊成小山。設身其中。後人遂營爲雙塚。不數年成。林遇花時。蕊厚三尺。士女來拜者。對石上姿態。咸掩袖障扇。無鹽暎者。雖撻之無敢來。

▲赫索遇巫

近人鄙中國迷信神鬼。凡涉怪誕之事。俱恥而不談。此亦極端嗜幻家。走於極。

端之斥幻家也。不知西人之信巫尤深於中國之信神鬼。英人哈葛德所著書歷記奇異怪誕之迹。閩縣林紓小說之傑也。屢譯其言語與蒲留仙聯齋誌諸狐鬼無異。噫！使僞文明家見之，又將作色疾走矣。天地之大何奇？不有一孔之士見識幾何？不足辨也。今試摘吾所聞者以爲談助。聖堡者一部落也。崇拜巴爾斯神。巴爾斯以人爲之祈福。福無不響。應國俗敬之如天帝。有腓尼基人赫索素奉所門羅教。斥巴爾斯爲妄。赫索爲腓尼基祭司。挈眷道經其境。寓一舍。忽見牆上坐青面鬼。高不見頂。知巫所爲。卽亦不懼。取手槍擊之中。其腹鬼笑。曰着赫。又擊之。鬼復笑。曰着着赫。索連擊二十餘槍彈丸中。鬼如蜂房。然鬼殊不動。俄來二小鬼挾赫母從旁出。赫恐傷母。乃捨槍奪救之。呼諸子婢僕爲助。無一應者。再回首視家人盡死。疊尸地上。每尸中一彈皆適所擊。鬼者少長數十人。唯子母兩人存。驚痛幾絕。居人集視咸怪愕。無策。但爲買棺收殮。留一宿。將出葬。偶啓房後宮室。取物見一家團坐其中。均未死。叩其始末。渾如夢寐。於是揭棺。乃各貯以書藉器具之類。

▲月影庵

城東月影庵尼粲華善紳婦李李不得於夫蓄有白銀數斤潛藏尼處約期來晤尼燦然呈几上相與驗其多寡庵址背城屋角左鄰高崗庵內虛實約略可辨鄰子方侈業陶無賴少年也據岡洩便目灼灼驚喜翛然臨風忘繫褲帶固已恨不能排闥便入予携予取矣歸而冥想釁纍纍者無巨細閉目輒見延至夜分踰垣入以不慣作賊乏利刃僅攜厨下柴刀狃伏良久尼以夜課天近曙猶未眠急不暇待蛇行至禪房倉遑中袖拂銅磬作聲尼驚問執方大呼徒侶方力擰拒苦不得脫轉刀背擊尼腕尼怒呼曰爾方侈乎爾卽遁吾亦識爾方聞是語易羞成畏亂砍尼尼垂斃方遁歸聲戰色慄刀無藏處潛埋竈底灰中血痕宛然方婦作炊見迹詢方方不敢答蒙被高臥而已翌晨喧其事於城咸往視見佛堂長臥血尼口猶翕張頰輔巨創又似一口粲華真粲華哉旋殞紳婦痛尼迫吏捕殺人者方遂就擒逮至蘇伏法梟首於月影庵旁風吹鬢髮旋轉動猶彷彿當日據岡俯眺時云

▲秦瑞蘋

淳于真先號良心居士後易爲識心人詢其命名之義乃舉生平軼事告人聞之殊可歎惋淳于者豫人也少落魄當洪楊事起奮袂從戎居左文襄幕東南肅清挾多金遨游海上思覓鴛侶時楚館歌姬方鼓舞昇平淳于眷一美曰文雲訂嫁娶金盡乃爲所賣大忿而酒食徵逐之友至是皆冷嘲熱諷笑淳于孤寒淳于曾以軍功保至參戎見當道衰袞者悉齷齪恥以官名航海遁至法巴黎不十年致富又來歸曩之儔侶忘其曾棄淳于也者稍稍露其舐吮之狀始尙窺探繼漸趨淳于固優容之來謁者均訝他友昔賞鄙公獨某知公必載厚福今公果然他友謁淳于亦多以此詞轉訐他友惟神態不同耳淳于以文雲故知青樓不足與談情也激爲怪僻蹠躡羣妓無不至而百倍償其纏頭或命妓揚面受唾與以百金每就宴擇美者伏地以背承其足俟酒畢乃起與鬪馳出更對人形容其淫穢以爲笑樂爲其所誑者不下數十輩淳于默審其

能知羞忿必更與以珍帛無算妓窺其隱反飾爲僞態以博寵賜淳于猶未快意多招年少丐者鶻衣藍縷使與友若妓雜坐絃管具奏相對啞然妓得上賞友次之丐又次之如是者三五日必一舉一時蒙袂輯履之流頗極豪烈而鬟老病反豔伊人奇遇謂乞食亦宜趁青年也一夕聞某家新來一妓急馳箋召至問其名曰瑞蘋年十五果姣麗面微帶爪痕淳于就座中視丐之秀者強與瑞蘋並肩戲瑞蘋曰若爲汝郎好否又曰貌頗伯仲兄之亦可蘋瑞熟視丐忽謂丐汝可是書兄丐驚曰汝瑞蘋妹耶我誠瑞書也擁抱悲啼一座不歡淳于亦大訝瑞蘋含淚歛袖告淳于曰曩以羞顏不忍辱先人名氏今公豪俠或能施達箋於洪流我秦將軍女也將軍驕貴自謂千秋萬歲無復挫折豈意後便已孤露妾假母又重仇將軍凌虐者備至公不見妾腮者每夕必撻謂撻妾所以使將軍隱痛也淳于曰假母爲誰與將軍有何怨毒瑞蘋曰妾昔不知姊妹竊相告謂假母少亦名妓偶開罪將軍時將軍威儀甚熾有不當意無論身價輕重必羅致之至則髡鉗或以針刺其面徑賜麾下假母負重名將

軍乃風示健兒乘夜密剪其髮至今膏沐猶達詛呢於重泉也淳于聞之覺美
人香口竟如棒喝又憐瑞蘋乃出萬金強爲脫籍時中饋猶虛不忍使將軍弱
息降爲婢妾遂妻之瑞書依妹居得溫飽淳于乃屏絕交游閉戶獨處得子女
各一每笑謂瑞蘋設非遇卿難保此微盈者不沉淪苦海也識心居士亦懺悔
之意云君子讀淳于真傳而後知溺妓者則有如文雲虐妓者則有如瑞蘋也

▲余生

十八盤山山窈而徑幻多剝貓困鹿之屬余生以不合於世負屨往從披蘿帶
蕩形偶山鬼歷數十寒燠漸通長桑之術終以未遇玄真爲憾一夕凍雨新霽
斜暉射林余俯視苔草錯落悉印弓彎訝無人蹤從何得此豔迹冷然四顧覺
帳闌帶麝去此未咫因哀嘯曰仙乎仙乎而終吾遺乎蹠影飛駛得雕鞍數重
念曩所未見疑爲幻排闥直入蓮龕菌壁非復世界堂上列坐女仙三五俱寶
來意一人笑曰濁質未化去道尚遠姑念汝苦當爲汝說汝試掬下體纍然者

無恙耶。余大驚。疑仙靈不宜爲是。裝語得無非妖甫動念。又笑曰。妾子勿訝。汝視我爲誰。余曰。姱容修態。旋娟提嫫之流也。宜抗上元夫人。雙成婢子。當不足。道仙曰。非也。我葛稚川耳。某琴高某王喬某張道陵。余聞震震欲笑。謂勾漏飛昇鬚眉。無恙不合。忽化玄雌。葛大歎惋。知豎子不足。語微妙詰。余曰。陽氣一分。不盡不死。陰氣一分。不盡不仙。汝知之乎。余曰。謂陰盡乃仙耳。不謂既仙而陰也。葛曰。妄哉。吾修道滿萬年。始蟬蛻穢淖。神精瑩雖具陰形。已無陰質。况在人則謂男女。在天則謂陰陽。名義抑揚。具有微意。羣生不察。輕薄嬰覽。不知陽生於寅。陰生於申。申金寅木。遇無不尅。陰人喜脂粉者。法金之白也。善悲哭者。法金之水也。金樂就木。而不肯見屈於木。強自抑制。故女無俯男之理也。木畏金。而不能不親於金。悅而和柔。故女多疲。男之時也。千古真人窺其奧。竅我行青龍。彼行白虎。取彼朱雀。煎我玄武。乃得不死之道。與天地參矣。今我歷恒河沙劫。而始陰。又歷恆河沙劫。而始絕陰。絕陰者九丹八石之祖也。今當闡揚妙質。導汝道也。霎時。衷衣畢褪。纖膚白露。覺珠臍乳紅潤香。匀惟玄牝。無門。

光潔膩滑。至此始知嬰兒。姥女俱是迹象。余歸苦思枯坐。石洞日視其私。若銀蠟之當風冰棱之向日。始猶巨棗繼乃春蠶。又五百年而化爲女。益日視其私。若深岩之凝鍾。乳微穴之溢凝雲。始尙輕坳。繼銷殘印。又五百年化爲非女。涵秋氏曰。牝牡者萬惡之苗也。世人胎淫妄思。大道是猶利截身之刀鋸。操列命之斧斤。未有能生者也。山澗經有獸。謂能自爲牝牡。厥名曰類觀抱朴所論。猶覺多事。

▲擔糞小廝

巨室公子長夏曉起。侍兒新調薏苡粥。苦熱浸以水。未遽食也。檐間墮雀蟲。如錢適中。孟值擔糞小廝過廊下。女呼與食。小廝榮。女賜一啜。遂盡。女竊笑。其食穢而甘也。不禁嫣然。小廝益惶惑。疑女屬意。歸遂苦思成疾。疾篤。告父母。父母無計。私婢僕微達女聞。女聞之怒。既而悟其旨。笑曰。是疾也。吾能療之。可命其來。父母歸告。小廝竊幸事可爲也。翌朝昇小廝至。女塞簾。遽罵曰。賤骨頭。不自揣測。妄冀附龍鳳。曩時賜汝食。以不潔。比於飼犬豕耳。乃遂見我於羹耶。前

批其頰。小嘶。嗒然疾遂瘥。

▲尤某

尤某製神香爲業。苦貧。婦有姿。首雄狐。曠之尤念。狐能富人。使婦婉乞。狐遂遍崇鄉里。且言苟祀我。必索尤家香。不二年。尤獲多金。漸有厭。狐意而無計。遣去。適前清曾文正閱兵道。經其處。尤謀於從者。誘一小憩。狐果震悚。謂婦曰。資人之力。力盡而棄之。固其宜矣。婦笑曰。子悅我色。我悅子財。竭則交疏。猶之色衰而愛弛。妾壯矣。我不棄子。能保子不棄我乎。狐俯首良久。曰。是有理。不可屈。

遂去。不復來。

▲鵠中人

元大德間。有賈人。駕舶浮海。至絕島。莽樹怪石。駭震心目。賈好奇。拾級踞峯頂。烟水渺茫。如寄身蓬島。天北忽墜。大鳥不知廣。幾方里。海水倒影爲黑。引吭吞。賈若巨鹿之於嬰蛇也。至明神宗卽位。西荒中有人獻海鵠翼。被京師剖腹得。三十五人。鳥獸珠玉數目。倍蓰。經風均活。其行如飛。惟賈是中國。八不能去。且

言居鵠腹中殊樂。彼三十四人者系出鵠國鵠掠之已三四百年矣。授賈以橐行術得不死。言間猶惋惜。

▲奇詔

有太守喪其少子生十二年矣。太守慟甚。僚屬競思慰藉。哀不少。殺幕中司員某至廢寢饋得良策。私不告人。次日忽縷經持朋杖棒柩大哭。凡來拜者。某悉答如孤子禮。太守驚弗能止。然心良悅。某又時匍匐太守前。哀呼曰。願大人息哀卑職萬死。如是者三。又遽躍起離地尺許。舉所持杖捶其胸。號曰。天乎天乎。曷不以我代公子。淚竭至嘶不成聲。迨旣瘞。某居然柴毀骨立矣。其父微呵之。某瞋目曰。老畜產。便令汝死。我雖有今日之狀。尙無今日之榮。若求清高。便不合仕宦。當日納資時。甯不知世固有此態耶。同僚聞之。咸服其高論。涵秋氏曰。我不羨其如許媚才。我獨佩其如許媚淚。某亦奇士哉。昔宋世祖謂劉德願曰。卿哭貴妃悲者。當厚賞。願應聲痛哭。上悅。用爲豫州刺史。又令醫人。羊志哭。貴妃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者。曰。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曰。我爾日自哭。

亡妻耳。然某之父固未亡也。古今人才詎不相及哉。由是以觀則齊寶卷之喉痛蜀安樂之閉目猶是可兒。

▲嚴大成

嚴大成故名成以浸漬道學思并轡闕里遂易名曰大成壯歲頗噪文譽悔少年作悉揚灰洪流遇後進謙過其分見文詞間涉纖靡避若蛇蝎竊然斬之唯恐弗及由是有聖人之目歿後猶時降於家子孫多見其形談笑如平時醉則調其長婦一夕傷於酒裸露在榻就視之乃鄰村賣花家之獘犬也。

▲魚異

海州青口海嘯居民多死水勢既落有巨魚長三里寬蜿蜒沙磧間眼空無睛容十餘人出入惟高下須懸以巨綆乃便攀附耳額間隱隱露蚪斗識者辨爲取魚者姓氏事訖一一符合。

▲狎婢遭焚

某太守公子年未弱冠私婢女鶯紅一夕潛約婢藏臥室中天寒篝火婢擁被

自衛而太夫人迫公子讀甚嚴漏三下不使公子去書齋公子僞爲欲眠狀太夫人疑之公子支吾良久潛遁入臥室慮人窺伺乃嚴扃戶牖更重疊桌几而下鍵焉眠熟爐火灼被婢驚起扯公子公子不寤婢急踰窗得脫一霎時火熾公子遂死

▲祕方

某甲有方善醫瘋狗咬傷惟性甚居奇秘不示人有乞醫者索重價不滿其欲寧坐視其死不救一日途遇旅人新爲瘋狗所傷向甲乞醫甲曰與吾十金則治其人不能猝辦良久病者眼赤口渴有噬人狀路人憐之代爲緩颊甲笑而不許轉身欲行路人相與大怒謂甲太忍羣起執甲縛甲手足同病者置一室謂甲苟畏病者噬則必爲其醫治否則使甲亦死方快衆心甲大驚知病易傳染苟已亦病將無能醫者乃號呼曰乞諸君速買地榆三兩煎汁灌病者三劑則愈一言甫畢亦瘋衆人如其法治之咸得無恙

▲道士冤獄

大同府西城外有道士夜行因天暝村郭寥落遂就一莊小憩兼求宿焉主人弗納道士求暫宿于門外車篷中許之次日主人家失一婦珠寶稱是大駭急覓道士道士亦不見遍搜村中乃於數里外得一眢井井上有血跡使人探之得道士於穴中所失之婦已死道士側身首駢斷捕道士鳴之官不堪掠遂承服獄成無疑議矣會新來邑宰甚精明以贓物弗獲終疑非道士詰問再四道士但言前生負彼命無可言者固問之乃以實對謂曩日就宿後寂坐不成寐見主人牆角出一長漢左手携婦人並囊括珍寶就大道而出頗疑畏念不爲主人所留而陰求宿明日事發必人疑我所爲不如逃去乃趁夜行叢草中不辨途路忽墮入眢井已有人在內察之則前踰牆人婦已爲人所殺不幸乃爲主人覓得有死而已邑令乃遣幹吏訪賊於村店有嫗聞其自城中來不知其爲吏也問曰道士獄如何吏給之曰昨已笞死於市矣嫗失聲嘆曰冤哉吏知則言之無妨彼婦人乃某兒亞三所殺也吏得其情乃捕嫗兒並獲贓物案白

乃釋道士。

▲傳戒肇亂

揚州興教寺亦敕建古刹也。寺僧百餘人，廊屋櫛比。然迄今三十餘年，未聞有傳戒之事。心竊疑之，詢之父老云：此寺於同治時冬日傳戒，曾肇大亂。故至今永以爲鑒，不復再舉。先是傳戒例得許人出入觀望其中，遂有淫僧惡侶窺人家庭婦女，相與嘲笑。居人已嘖有煩言。有呂某者爲邑中士人，長女甚美，與鄰庵尼善。尼亦來寺受戒，女遂過從，並坐甚歡。而羣僧來窺，女怒詈之。僧大譁，謂女既與吾輩通，又何必喬作態？蓋指尼爲僧以誣女也。女歸告其父，父大怒，遂糾合同學數百人，於傳戒之夜，故譁譟首座僧，喝阻又不遜，衆益不服，捽僧下座。座殿之羣僧憤起，不能敵，黠者出寺大呼，謂僧殺人，時觀看者如蟻觸前事，咸髮指，操杖入，遇僧便捶。僧勢少却，中有少林諸僧，習拳棒，拔刀相助。是時僧在殿上，人在殿下，如兩軍相對。瓦石如雨，殿柱盡拔，柵欄亦毀，斷木如草，摧折有聲。欲縱火焚寺，僧不得已，虎吼而出，互相攻擊，死傷甚多。合城官吏聞風大

驚率兵彈壓始少息。說者見當時擾攘中有一少尼甚雄，約十六七歲，窄襟短袖，人遇之無不披靡。惜不知其名字云。

▲石人禳火

揚州皮市街有溷廁一所，多怪異。夜深人不敢如廁，不知者誤蹲其上，必有大掌擊脣作聲，相傳是地曾業爆竹。主人防閑嚴，恐他夥夜潛出，必局其門，携鑰去。一夕火發，呼號莫得出，相抱糜爛，厲魄不散。居人竟夕聞號救聲，乃刻石爲人，攜水桶立簷下，至今尚存。

▲逃學

童蒙逃學害甚烈。某戶有子九齡，畏書如敵，值師師朴，念無所逃，避臥床下。家疑在塾，塾疑在家，至夕始互驚怪。大索弗得，閱三日，小婢聞呻吟聲，拽出視之，已僵矣。緣是童聞父母索愈急，愈匿，不敢出。竭力灌救，乃甦。教育童蒙者，可不知所戒哉。

▲于大

于大居淇州西山中。無四時。常持花不欲近人。嘗至應聖宮。以花置神像前。道士爲設茶。置之食案。須人退。乃取飲。飲訖。置茶盞于案。長揖而去。人或揖之。亦復相揖。但不與人語耳。有少年好道。欲往事之。而不能得。一日遇諸塗。少年拜曰。願事先生。于走不顧。少年遠之。而持其衣。于驅之不去。上山渡水。不暫置之。至一處。臨水而坐。問少年曰。頗渴否。曰。然。懷中出物。如茶末。與之。曰。置此於口中。掬水下之。少年如其言。須臾困睡。及覺失之矣。

▲李夢符

李夢符者。常游淇州市井中。年可二十餘。短小而潔白。美秀如玉。人以放蕩。恣四時。常插花。徧歷城中。酒肆高歌。大醉好事者多召之。與飲。或令爲歌詞。應聲爲之初。不經心。而各有意。鍾譙之鎮淇州也。以其狂妄惑衆。將罪之。夢符于獄中。獻詩云。插花飲酒無妨事。樵唱漁歌不礙時。鍾竟亦不罪。後桂州刺史瓊。使至淇州。言夢符乃其弟也。請遣之。鍾令求於市中旅舍。主人曰。昨夜夢史符未歸。因而不知所終。

▲豆腐闌兒人

正統間土木之敗。一卒伏亂屍中。至中夜月明。忽見冠袍者檢閱死屍。至卒則提出之。曰爾非此中人。豆腐闌兒人也。卒得逃歸後也。先犯土城復差對敵。此卒竟死於豆腐闌上。斯時甚異然。古亦有如此者。南唐伐吳。越敗於臨安。裨將劉宣傷重。臥死人中。至夜有官吏數人持簿徧閱死者。至宣乃扶起曰。此漢非是。引出置道左。明日兵退乃得歸。此與前事正相類也。

▲韻人韻事

天下事未嘗無對也。宋子京嘗值雪夜。下簾燃巨燭。草唐書某人傳。諸姬磨墨。伸紙左右環列。時姬侍有自權貴家來者。宋顧謂曰。汝太尉尋常當此清景。則何爲對云太尉。當此時。但知命妾等列酒饌。羅管絃。引滿酬醉。不能爲尙書清事也。宋爲閣筆大笑曰。此亦不惡。亟呼酒。命歌酣飲。達旦。予謂此正可對陶穀。雪夜烹茶。侍姬所談。党家風味事。然陶以慚阻而宋竟酣適。乃知二公之襟抱。寒酸曠達。又自不同也。

▲醫產

西人精於醫而外科尤爲中國岐黃家所不及。余戚一少婦初誕子而胎不得下。宛轉床褥近十日。遍延穩婆探視。皆云產骨黏合。萬無開理。相顧無計。束手待斃而已。後延西醫來。西醫所言亦如穩婆而云有治法可保無恙。乃命人擔兩桶沸湯。閉門戶以刀剖之。取骨出兒隨生。初不覺痛楚。至今其婦生數子悉無他患。西人取其骨裏以綿綢。命婦藏於床褥。時溫煖之。取其氣相感。恐寒子宮也。嗟乎。使無西醫。則其婦死久矣。奪造化之功。西人其然歟。

▲竊魚

揚州有某者。曉起市一魚於其隣。人剖之。滿腹皆黑。瀉之於釜。復有黑氣縷縷。自釜中出。懼其有毒。不敢食。棄之水中。而往詢魚所。自來賣魚者曰。實不敢欺。此非我之魚。乃昨夜竊之于重甯寺放生池中。其腹之何以黑。吾不知也。

▲有道尼

昔有尼僧。類有道者。其軼事頗足使猛省某尉。有小婢。盜帛。尉使人捕治之。尼

聞之見尉曰小婢何知我嘗見夫盜者盜天地之和盜日月之明盜衣食於桑麻穀粟盜資用於水火金木十盜骨肉精血於父母人孰非盜而獨此婢耶尉曰然則若所自有者何也應曰性也吾與官同亦與羣卒同亦與盜婢同知本有之性則前所謂盜者亦皆吾性之有而非真盜矣尉怒將焚之以火尼笑曰此非我也我出空劫前入空劫後諸佛慧眼且不能窺而況汝曹耶尉嗒然乃解縱之後亦無他異

▲炸藥

左文襄征回凱旋入關駐軍某所安紮甫定文襄忽傳令拔營前進時兵弁憲甚欲稍休息猝聞此令皆不欲行諸統領入帳白狀文襄怒曰吾即起馬有敢後行者以軍法從事衆怨恨勉强行數小時文襄聞已行幾何帳下白言雖前駐軍所行已四十里文襄復下令安營少頃前途來報云前駐軍所忽被轟炸前營營地頓成巨坎於是全軍皆大驚服將領皆入謝且問所以先知之故文襄曰吾甫駐軍時忽思叛回雖暫弭平然出於勉強非誠心歸化也必甚憾我文

陰圖報復吾所駐地彼必預算及之且吾靜聽更鼓地下若有應聲如中空者然故令速避然明言之又恐後不驗故不能不以威迫耳將領咸驚嘆以爲神人。

▲李子長畫

李子長放達不羈形貌奇古善丹青隨筆而成神妙如生嘗深夜高帽逍遙市上羣兒見其狀詭奇拍手競噪了不介意應試入棘闈惡其搜檢嘆曰取功名乃吾儒之事而提籃如丐已足增羞况搜檢局銅如待盜賊豈足以得人耶擲硯於地不顧而去家甚貧嫁女無資以紙畫數十幅貯箱中作粧盒至壻家壻啓箱無一物祇有畫幅恚甚曰何用此爲扯畫焚燬女急奪回一幅一日壻出女張畫於壁曬穀於地羣雀來食穀壻返雀驚飛撲畫壻以爲雀飛入也詫異叫喊而畫中有雀在蓋一時誤認耳由此遂盛傳李子長之活畫。

▲徵錢

張崇帥廬州人苦其不法因其入觀相謂曰渠伊必不復來矣崇聞而銜之後

又蒞是境。因計口徵稅。名之曰渠伊錢。明年又入覲。州人不敢交語。惟道路相目。捋鬚爲慶而已。崇又蒞是境。又計口徵稅。名之曰捋鬚錢。一時民多苦之。

▲虎掌刺

江南有田婦。採拾於野。忽爲虎攫而踞之。婦向天大呼。虎舉其掌。婦視其掌中。有刺。因爲拔之。虎竟捨婦而去。

▲觀心

相傳至人能觀人心。所在有一公者。（一公人名）謁高僧。僧曰爾看吾心。在何所。一公曰師馳白馬過寺門久矣。又問之一。公曰危乎。師何爲處乎。刹未也。（刹未猶言高處）僧曰聰明果不虛試。復觀我一公良久。泚額血洞亦禮曰。師得無入普賢地乎。蓋僧亦有道者。一公至此。不復能窺見矣。又詵禪師。刹末三藏果聰明者。且復觀我。日照乃彈指數十。曰是境空寂。諸佛所從出也。微蹕亦不答。又云夫立不可遇。人頭豈容標身鳥外。詵曰吾前心於市後心。未

▲萬大郎

萬大郎寓豫章客邸。寒夜不寐。轉輾近曙。聞左壁有呻吟聲。就穴微窺。見偉男握婦人足。就梯上演揲兒法。顧女面爲男蔽。莫窺其顏色。意以爲天人也。忍凍屏氣鵠立。以俟良久。罷則一蓬首垢面四十許老嫗。猶斜睨男子吃吃作昵語。大郎失笑。淫思如冰。

▲嘔子

葉某館于宦家。一日晨起凭窗。默坐有庖人。二過其窗下。攜有鮑魚。其臭不可。鬻。通一庖人曰。魚餒矣。備餚恐主人憎。他人亦無有肯嗜之者。奈何。一庖人笑。曰。若勿慮他人。不食吾。得以供嘔子。相與談笑而去。固不知窗內之有人也。葉大疑念。闔宅無嘔者。庖人之語云何。殊爲不解。亦遂置不念。未幾午膳。則所謂鮑魚者。乃適供其前。葉默嘆曰。嗚呼。吾舌尚在。不圖庖人乃以嘔目吾也。因潛然淚下。辭館他去。後位至開府。待子弟之師。極其誠敬。凡遇肴核。必親察視。曰。吾不忍苦吾嘔子也。

▲ 驅術一

協昌參鋪有貴胄自言姓郭由省中來慕協昌參名出重資購參數十兩因款洽謂祖母病羸醫言須覓尺六指甲可療顧無以得言間歎歎主人涎其多金欲有以媚之謂當代覓郭喜命僕取五百金付主人且言若果能遇之雖重價勿吝由是三五日必一來來必增金置主人處積至二千金一日謂主人言不可久待當返省有消息可相召主人諾之閱半年終無處物色意且怠矣忽有輿隸烜赫老翁來貰藥竊睨其指長近二尺許驚喜然以老翁貴人斷無貨甲理終不能忍私商於紀綱有難色僞爲不得已也者婉告翁翁大呵叱紀綱顧主人曰我言如何然翁仍常往來主人處旣狎又以言餂翁翁曰曩以爲市我也今旣借以活人老夫又何吝焉然我初不願得貨之名顧奴婢等隨我久大辛苦卽各賞之百金足矣主人問僕數以三十人對乞減其半議定遂挈千五百金去而初來之紀綱又私索三百乃裹以紅綿飾以錦盒方欲召郭而郭至亟稱主人能遂請主人以他藥熬成膏擇吉日備鑪火投以甲湯沸而指無渣

淳○郭○大○訝○謂○主○人○不○合○以○賈○鼎○見○欺○主○人○力○白○謂○質○已○成○膠○郭○笑○曰○爪○爲○筋○餘○與○髮○同○不○朽○試○以○他○指○果○然○郭○怒○將○執○主○人○訟○主○人○啞○然○喪○氣○償○金○如○數○郭○遂○恃○悻○去○

▲驕術二

蕭○姫○年○七○十○行○乞○於○道○忽○有○裘○馬○少○年○跪○呼○爲○母○自○念○生○平○無○所○出○惶○駭○然○幸○其○誤○也○姑○妄○應○之○少○年○遽○呼○從○者○出○鮮○衣○衣○太○夫○人○又○命○輿○坐○太○夫○人○肩○太○夫○人○至○綴○肆○附○太○夫○人○耳○語○爲○言○選○衣○太○夫○人○服○苟○質○美○惡○但○乞○太○夫○人○唯○唯○綴○訝○其○豪○華○五○光○十○色○無○不○畢○獻○少○年○每○執○一○端○問○嫗○嫗○曰○唯○唯○又○易○一○端○問○嫗○嫗○又○曰○唯○唯○唯○十○少○年○得○綴○十○唯○百○少○年○得○綴○百○捆○載○畢○謂○主○人○留○太○夫○人○在○肆○乘○輿○歸○取○錢○待○久○不○至○綴○肆○詢○太○夫○人○而○太○夫○人○唯○唯○如○故○主○人○悟○少○年○之○僞○亦○無○如○太○夫○人○何○也○遣○太○夫○人○去○

▲驕術三

邑○中○金○珠○鋪○林○立○一○鋪○初○啓○鑰○便○坐○來○一○僧○龐○眉○垂○目○擊○大○木○魚○振○振○聒○人○耳○

驅之不去亦不言置之而坐益近擊益烈來售珠者率厭之富翁適購珠價八百金議已定矣怪僧太惡謂肆主盍佈施令之去遂先出八百圓鈔票與肆又掬番佛十尊與僧僧張目怒呼曰老僧不要化檀樾仍擲與翁翁曰少之乎遽出百枚一似厭之甚亟求其他適者僧又張目怒呼曰老僧不要化檀樾而木魚之聲較前愈急翁怒罵僧曰便與汝二百番佛足購好殿宇看汝敢崛強僧亦怒曰老僧偏不要化檀樾散番佛如雨翁跳躡勢欲來搏僧適肆主使人至銀號質鈔票真僞質者歸謂無訛翁故奪來投僧懷謂可將去僧視翁面良久乃還鈔票謂不敢受攜木魚竟行翁大笑曰故知汝窮骨無福消受也乃以鈔票付肆主翁出肆肆主再持鈔票兌金號中視之曰僞也日間來質之票適爲老僧兌去謂檀樾佈施歸訪翁翁不見訪僧僧亦不見

▲騙術四

拐騙之術愈出而愈奇京師某馬鞍鋪一日忽來一翩翩少年購馬鞍一付價甫議定彼對店主言曰我身邊未帶鈔票可着人隨我去找店主以其衣服麗

都殆非誕騙。遂命人攜馬鞍隨之行。約半里路旁有牽馬者。少年略與語。向店夥曰：「我有馬在此。欲將鞍一試。可乎？」店夥以牽馬者爲其僕。卽將馬鞍與之。少年躍身上馬。揚鞭而去。俟至日落。蹤跡毫無。店夥詢牽馬者曰：「汝主人何此時不返？」牽馬者曰：「我非其僕。蓋市馬之人也。」彼言願購我馬。但不知馬力何如。姑請一試。且留汝在此等候。我以汝必其僕也。店夥知亦遭騙。遂將購馬鞍頗末告之。相與恨恨而反。

▲騙術五

拐騙之風無處不有。然以邗上多子街金珠號遭騙一事爲最奇。號中資本頗富。一日忽有客乘輿來。號衣服華麗。儼然宦場氣象。後隨一僕。口操官話。云欲購金數百兩。號主答以片時不能湊集。允至來日客遂出紋銀二百爲定囑。其明早當送到某寓去。後號主以爲此非細事。不可不慎。第二日早餐時。將金親送至寓。是時巧遇前僕。詢貴主人可起身否。答曰：「尙未請稍坐。候我進房一問。俄頃聞僕言曰：「某號送金來。主人似尙未醒。含糊答聽。命僕將金取入看。其成。

色。何。如。僕。出。告。以。主。人。所。言。號。主。允。諾。僕。入。良。久。主。人。若。作。欲。起。狀。呼。僕。取。水。洗。面。僕。提。桶。出。向。號。主。言。主。人。起。身。矣。我。去。取。水。姑。緩。片。刻。即。兌。價。號。主。不。之。疑。詎。料。候。至。半。刻。鐘。僕。固。不。返。主。人。在。房。亦。無。聲。息。心。知。有。變。急。入。內。窺。探。杳。無。人。跡。惟。有。鐘。一。架。空。箱。數。隻。而。已。詢。之。寓。主。彼。言。客。昨。晚。已。去。僅。留。一。僕。在。此。歇。宿。想。今。早。當。亦。去。矣。號。主。追。悔。無。及。不。應。將。金。付。彼。然。究。不。解。金。從。何。處。出。繼。而。恍。然。悟。曰。將。桶。取。水。非。取。水。也。實。貯。金。也。主。僕。問。答。豈。有。兩。人。均。彼。一。人。爲。之。以。誑。我。耳。

涵。秋。氏。曰。斯。騙。也。可。謂。騙。中。之。傑。出。者。矣。不。然。何。其。奇。幻。如。此。也。

▲屠戶

揚。州。亞。山。至。天。寒。盜。賊。滿。路。人。不。敢。行。甚。有。明。出。招。貼。聲。明。某。日。劫。搶。某。家。者。雖。有。團。練。無。如。之。何。一。日。某。村。忽。貼。一。帖。上。書。今。晚。劫。某。大。戶。與。四。隣。無。涉。隣。人。見。之。旁。晚。即。閉。戶。不。出。臨。時。果。然。來。劫。某。大。戶。家。有。二。子。均。入。武。庠。但。寡。不。敵。衆。均。爲。擒。縛。隣。有。屠。戶。夜。飲。歸。聞。人。聲。鼎。沸。不。知。何。事。詢。其。妻。妻。曰。盜。劫。彼。不。

財汝勿管閒事。屠曰：豈有坐視不救之理？遂入竈下，右手攜鍋蓋，左手執宰猪短刀，匆匆而出，及抵某大戶門首，門已堅閉。屠用力踢開，賊黨守門者急持刀斫之。屠以鍋蓋自蔽，刀斫在鍋蓋上，自蔽刀落。賊腿大叫而倒，屋中賊知有變，紛紛遁去。屠解大戶二子縛，同追至天明。賊黨忽避入死巷，悉爲屠執無一漏網者。報諸官官賞屠五百元大戶，以屠捨身相救，送白銀二千兩。屠遂小康。

涵秋氏曰：豈有坐視不救之理？一語又慷慨又勇敢，屠殆有古俠士風。鍋蓋屠刀絕妙，兵器懸揣，當日形狀固極可笑，然勇氣胆略，爲何如乎？

▲ 剌心

人有擗瘞疾死者，求聞刺死者之心，食之可以療疾者也有之。自清河某姓始，清河西壩鎮某姓生三女，長以療疾死。次女又死焉，臨殮時人家咸恐幼女復擗是疾也，甚危懼。隣人有戲之者，告之曰：是疾也，最易染人，惟有將死者之心，復捦出與生人食，方得無恙。女父雖領之，卒不忍出。此毒手而女舅則力主其說，以爲此而不治後悔矣。於是遣擔水者將女柩送至城外，如法爲之詎意，擔

水者其心不良竟將女尸所着衣服悉皆剥去歸覆命女家未之知也翌日擔水者將衣入城出售至縣前大呼賣死人衣市人咸笑其妄彼則直言無隱言未畢適縣官出拘之一鞠卽服定以監禁之罪復提女舅重責之其案乃結

▲劉烈女

甘泉劉烈女性凝重不苟言笑幼字同里常姓未幾卽隨父赴任浙東是時兩家雖天各一方而音問不絕及長方議于歸常氏子忽以瘵疾死訃音至越適烈女爲戚家邀去合家聞信秘不告女越數日以輿迓女回詎意僕婦不謹於言爲女所覺女知有變亦不哭歸問其父曰兒之所仰望而終身者父之外惟何人父曰夫耳女曰夫一而已死又奚望父無以對是夜女卽自縊房中天明家人始悉女死皆痛哭其父非惟不哭且聞而喜曰幸哉此一死也否則甚難安插耳後常姓得女靈耗成其志迎歸合葬出柩日文人墨客均執绋相送並予以詩詞里黨稱道其烈不衰雖今之談新文化者主張再醮然當此廉恥道喪之日得劉烈女未嘗不可風末俗非欲人人效法之亦奚可強人再醮視爲

天經地義哉

▲薛某

余戚薛某業典業就事於江陰春間挾資數百金乘輪返里登舟時艙有人滿之患只外間尙隙地先有數人在焉遂將行李鋪下與之周旋一客與余戚甚相契居址家事彼此悉言無隱余戚後以口渴意欲攜壺取水客曰我亦思飲何妨代君一行余戚因契合故不之疑逾時客取茶至共斟二杯以一進余戚以一自飲飲畢余戚卽昏昏睡及醒則此身已在盜船而輪船究不知何時去矣但見紅燭高燒同伴諸人均往來于內將余戚箱籠翻遍凡有貴物悉取無遺隨後又來余戚身畔搜去小洋一千枚余戚雖見其所爲而身不能動大約茶中係有麻藥故四肢無力也無何諸人執余戚髮來船頭欲沉之江余戚再三哀求誰家有老母乞饒一命歸侍堂上至財物悉任君取絕不顧惜諸人復從旁勸解曰彼尙誠實姑放生還倘彼如此其居址固可尋也然余戚處此

危險之境。苟語涉含糊，則難保性命。斯或冥冥之中，有所默佑焉。爾放後，余戚囊無一錢，欲歸不得。諸人見彼如此，代雇小船相送。其船資當時付給，又以所剩箱籠與之。隨卽開船揚長而去。余戚自念此身幸未遭害，否則並此骸骨亦將葬於魚腹中。何望得歸故里乎？輾轉枕上，不能成寐。彷彿江流替訴其心中悲苦，侵曉舟抵維，踉蹌返舍。家人見其形狀，甚爲驚訝。余戚盡以實告，凡屬親友，無不來相慰藉，以慶更生云。

▲剖腹

清河東門外石碼頭地方，某氏女，性淫蕩，未嫁時與驃車行主蘇六及其夥通後，適夫家往來，無間。夫因家道貧苦，已復失業，亦不之禁。詎意行主與其夥，妬奸互相戕殺，轉遷怒於女，思欲手刃之。庶大家方得乾淨，於是商酌至再。行主忽然喜曰：「得之矣！」遂附耳云：「如此如此。」一夕，女就寢，忽門外剝啄聲甚急。女以爲其所歡至也，啓戶迓之，見鄰婦招與語，卽掩扉出。偕行未半里，突出數人，將大布纏女身，且蔽其目，負之行。至曠野松林間，持刀刃，呼救無及。刃畢，且剖。

其腹曰看淫婦是何心肝事完各散。第二日黎明地保行經斯處見二犬共爭一物血尙淋漓趨而視之以爲此誰家猪被犬啣肺出再一回顧則松林中女尸在焉面目腐爛不復能認當時鳴於官官相驗並招人來節其夫以女夜出未歸也方疑甚及聞斯信不禁痛哭至前向官追捕兇手不數日案情悉破係蘇某及其夥所爲縣捕隨將其夥帶縣鞠問盡皆吐實惟蘇某已遠颺山東首犯未擒尙難定罪姑繫諸人於獄。

▲某宦女

江北某宦有女甚美挈眷赴杭時泊舟于高郵湖中舟人艷女貌伺其熟睡偕同夥蜂擁而入合家聞變猝不及防均斃刃下女斯時求死不得急呼曰速殺我好留此清白軀相見父母於泉壤否則我亦當隨江流長逝耳舟人聞女言恐自戕命婦在旁防守女終夜痛哭淚乾繼之以血黎明女憊甚舟人乘其憊而強污之及女醒知身已爲所汚死亦無益不如權行忍辱爲報仇計天苟見憐或者能如我願故向舟人強爲歡笑舟人以女順己也不復疑異日舟抵仙

女鎮衆皆上岸購物命媼伴女女思此時不鳴諸官則報仇無日即對媼言曰汝可向後艙作炊倘歸不得食彼又將置汝毆汝媼以女言良是卽去女顧無人潛身登岸深慮媼覺追已疾行恐後未半里與舟人遇舟人知事不諧扭女同返女堅以死拒誓不復歸哭鬧時路人詢以何故舟人曰此我婦也意欲背我私逃女曰天下未有害人全家而以其女爲婦者悉將被害情由一一說出途聞案破皆遠颺官謂女曰冤已伸矣命人送汝還鄉可乎女曰我所以忍辱不死者實因大仇未報耳今仇旣報又何生爲遂指階而死官憫其孝從厚收殮置舟人于法

▲火劫

揚州灣子街戴某開欄干作於東嶽廟旁一夕打銅巷口某銀樓失慎戴隨衆往救及熄時已三鼓歸覺精神疲倦倒枕卽臥忘將中進屋中燈吹滅昏沉間忽見滿屋皆火急起呼人無一應者緣是時諸人方熟睡未之聞也迨合家驚

覺勢已。燎原號哭之聲。達於戶外。某既痛貨物灰燼。又恐救母無人。不顧身命。冒險直前。詎知未入內室。雙目爲烟所迷。欲退。祝融氏隔斷去路。幸街隣奮勇。將戴拖出。已焦頭爛額矣。是役也。焚死九人。而戴某之母妻子女。均在其內。戴因受火毒甚重。亦死。惟戴某平素待人頗忠厚。何以卒罹此難。即使身有慚德。合家何以亦若是此。誠不可揣度。聞火初起時。有甲乙二徒。臥於後進屋中。甲徒方酣睡似。有人大呼。火至。速走。速走驚而推。乙則。乙睡如故。甲知迫不及待。遂以被撲火出。得不死。然則甲徒有何陰隲。乙徒有何罪惡歟。

▲水災

襄河之險。自古已然。故每逢秋汛時。傷壞船隻。溺斃人口。無數。近十年來。始設電局。以達消息。如遇上游水發。必先將水勢若干丈。由電報告來。漢復由江漢關。出示曉諭各船戶。以防不測。所有各處碼頭。并懸鐵鐘。一口水至。則擊。俾衆週知。戊申三月五日。襄河水忽暴漲。高有一丈六尺。該處發電未能詳悉相告。各船戶誤以爲數尺之水。不甚介意。及水來。避已不及。船隻之損壞。人口之溺。

斃約以千計。時漢陽沿岸店戶林立，貯料堤下之土爲水沖洗殆盡，忽然倒塌，而鋪戶數十亦隨胥靈長此不返。先是電至有船三百餘隻因防水到避入小港，夜深後某划不戒於火，餘舟急思撐出港口，又以彼此擁擠同歸一炬，嗟乎！斯刦也。夫豈三百餘船之人所及料哉？在彼等方以爲計出萬全，而孰知不死於水者卽死於火耶？亦大可哀也。

▲風災

大風爲災，此海上習見之事也。若江漢間則罕聞矣。戊申春三月，客于漢陽去江濱不遠二十匹日早起，天氣炎熱，雖單衣尚煖，旁午風暴驟至，寒冷異常，卽衣棉猶覺未足。然是時風勢之大如排山倒海而來，一帶深林幾爲拔去。余雖心顫無可如何，惟有倚枕觀書，聊以自遣而已。無何，閻人來告曰：「某處局屋倒場，將人壓斃矣。」某處船隻損壞，傷人無數矣。余聞之心甚惻然，當卽出門眺望。是時胥靈振怒，日色無光，莽莽江流，浪如山立。划船出沒于波濤中者不知凡幾。有一婦危坐小舟，衣裳盡溼，其駕船者竭盡氣力，卒未攏岸，後被風吹入江。

心不知下落。又有大船一艘已近岸旁。其舟子因守器具未忍棄而登陸。乃一轉瞬間船頭爲石礁所撞。無復自主。但見隨流漂泊。或起或沉。終與屈大夫爲伍。最慘者風緊時岸上觀者如堵。中有一老人站立未穩。傾跌堤下。大衆急救已爲浪花捲去。計此風自旁午十一句鐘起至二十五日黎明甫息。詢諸父老。均言數十年來未見有此浩劫悲夫。

▲鍾董軼事

鍾世銘津之侯家后人。身長頭巨。色黧黑。父魁爲廷雍僕。充稿案。世銘幼時曾肄業北洋大學。性粗暴。嘗拳毆其母。齒落族人大譁。得人調停。遣赴美洲留學。入哈佛未卒業。歸委贊於傅增湘之門。會周學熙掌財部薦入鹽務署充丁恩譯員。以英語生澀爲丁所鄙。張弧憫之。調充參事直皖戰後。藉王保華閻廷瑞之紹介。趨附張作霖。得擢鹽務署長。然張素不諳其姓氏。至今猶不甚了也。旋得代部浙江稽核所華經理錢文選在滬贖一姬侍鍾。鍾卽委錢兼代皖岸。權運局第鍾妻極悍。乃就東華二條柴維桐宅設呂祖乩壇。宅後則闢一室爲

嘗以一千元準古錢名「準半金貨」者。獻董康。董攜至法索售三千美金。蓋董外博清廉。名陰實好貨。其出身爲前清刑名师爺。措大眼光。宜其然也。董目近視。終年不沐浴。嘗與其表妹有曖昧。致其夫鬱鬱死。董竟迓表妹入京同居。以孕墮胎卒。『留東外史補』頗似記其事。當董得意時。有人大書一聯於中央公園庭柱曰：豈有風流包孝肅。居然財閥董師爺。董知之大怒。然不得主名。亦置之董嘗居日本。名古屋爲骨董商。負徐鴻寶。金久不償。徐遂得操縱袁寒雲。公子藏宋版書。至夥董垂涎。託名借觀。騙得數種。迄不理袁。深惡之。迺於晶報揭『騙子總長』一文。讀者稱快焉。

涵秋氏曰：以鍾董之關貳而使居要津。則國事之敗壞可知矣。今鍾已束身司敗。而董之假道學亦爲世人所識破。惟當其盛時。歌頌者亦竟有人。距不可哀哉。

譚三癩者居甘泉山業農雄於力左手尤劇擘石石裂故人又呼爲譚神臂云
 西門布賈幼有龍陽君之譽老改行得一子甚娟好有屠人某知其事遇賈子
 出入必手摩其臂以爲笑賈子旣冠恥之顧無以報乃遁就譚欲求其藝償宿
 願譚諾日命其張兩股坐甕口如是者三稔譚曰可矣賈子歸而屠之戲之者
 如故賈子不拒且以臂曬就屠竊喜遂以指探入穀道穀道忽合箇屠指如鐵
 屠色變聲嘶乞命賈子僞爲不知狀步不輟牽屠去里許路人見一美少年款
 款於道傍下忽曳猻獰漢狼狽匍伏而行咸大笑樂爲緩頰賈子乃弛穀道擲
 屠去里許屠節數月一日懸半豬於砧招賈子謂之曰子創我我罪我不怨顧
 子藝絕精與子約苟能掘拳洞我砧請奉此豚爲壽否則飲吾刃以洗前辱賈
 子念技止此腕力所不習砧厚一尺無洞理觀者又互憲憲賈子甚窘遙見譚
 語譚笑曰是烏足難汝乃仰謂屠曰洞砧勿狡賴然世多詐或旣洞謂不如
 式乃徐以指劃砧方圓曰若是不誤乎屠曰然譚乃命賈子依所劃擊之應手
 碎若刀截者屠無詞譚居鄉恂謹忽有客坐其廬索譚譚方有事於田遙審客

知己弗敵。乃易他傭爲已。與客款洽。已乃濯牛於溪。舉牛行客。大驚謂傭爲誰。傭以傭對客私念傭力如此。主可知矣。乃惘惘行。

▲校讀後記

涵秋筆記。原名沁香閣雜俎。涵秋錄以寄余。刊諸甲寅乙卯間之大。共和日報。大共和停刊。乃投新聞報。顏曰沁香閣筆記。余並獲其版權。曾於己未年刊行上卷。改署今名人。事卒卒于役京津者。敷稔遂致閣置。涵秋嘗謂余。盍弗足成之。乃更以下卷付印。時則癸亥春王正月。距上卷出版之日。蓋越五稔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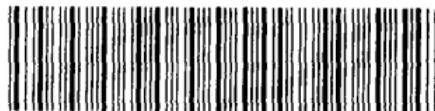
上卷有丐醫一則。下卷復有花子先生。確係同記一事。余以其用筆變化。驟觀之儼若二人。不忍割棄而並存之。世之尋垢索瘢者。幸勿以是詆謨。涵秋而增余過則幸甚。

摩西大律師代表國表室啟事

明本冊公私圖書集著敝室現出版新學

當事人國學九尾鶴十三年八月一號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6400B

※※※※※※※※※※
版·所·翻·嚴·
權·有·印·究·
※※※※※※※※

| | | |
|---------|-----------------------------|-----------------------------|
| 發行者 | 著作者 | 油秋筆記第二冊 |
| 寄售處 | 李 沥 秋 | 定價大洋六角 |
| 各 大 書 坊 | 上海白克路三八八號 電話西一千二百八十 室 | 上海白克路三八八號 電話西一千二百八十 室 |
| 郵 費 一 分 | 正書局 | 正書局 |

國學書室書目之一

著老談

眞

因

果

六定角價

小言
說情

情

仇

敵定價三角
一名戀愛之

炎著太

太炎最近文錄

四定角價

李漁著

昆雙

琵琶

怨

二定角價

李漁著

雙鵠

花記

二定角價

李漁著

鵠血

五定角價

李漁著

瑤瑟夫人

三定角價

張丹著

拆白

黨

三定角價

漱六房

九尾龜十三集

六定角價

沈伯塵繪

新新百美圖

正集

定價一元

以上各書一律七折

白克路三八八號

上海國學書室

上海有正書局

寄售處